

鑑

撮



冊四



鑑撮卷四

响樓曠敏本謹編

宋傳九帝共一百六十八年

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受周禪都汴以火德王改元

建隆三年乾德五年開寶九年在位十七年 周世宗時

帝為都指揮使屢從征伐有功世宗嘗于文書囊

中得木長三尺題云檢點作天子時張承德為殿

前都檢點世宗以帝代之契丹入寇帝禦之師次

鑑撮卷四 宋

陳橋驛將士以主上幼弱欲帝為天子以黃袍加

帝身遂廢恭帝即位華山陳搏曰天下定矣 帝

欲奪方鎮權召石守信等飲謂之曰人皆欲為天

子可奈何守信等曰誰敢有異志曰其如以黃袍

加汝身何守信等遂乞罷典兵 時五星聚奎

帝嘗見蜀宮人鏡背有識曰乾德四年鑄問竇儀

學士對曰此必蜀物蜀王衍有此號帝歎曰宰相須

用讀書人 初帝與趙普交好至是任為相普寡

學術帝勸之讀書遂手不釋卷後謂太宗曰臣有



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  
致太平普爲人有岸谷屢言微時所不足者帝曰  
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人皆物色之矣帝嘗雪  
夜至普家普妻行酒帝又嘗幸普第會吳越使者  
送普海物十瓶帝命啟視皆瓜子金也 曹彬爲  
將不伐功不嗜殺帝嘗謂之曰本欲以卿爲使相  
姑待之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  
不過多得錢耳 時以文臣知州事設通判以俸  
之俸副也 初杜太后疾革謂帝曰柴家以幼兒爲

鑑撮卷四

宋

二

主故敗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

德昭顧趙普爲誓書藏之德昭太祖之子也 帝性友愛晉

王光義病灼艾帝取艾自灸以分痛至是病召普

王屬後事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避遜狀

旣而帝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而崩日瓊山燭影

斧聲本是疑案然德昭不得其死則太宗害兄之說似非誣也 范質事二姓晉

王光義嘗曰宰輔中質可謂廉節但欠世宗一死

耳 王昭素處有學行帝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

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帝嘗令人洞

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嘗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太宗

名光義更名炅太祖之弟改元太平興國

八年雍熙

四年端拱

二年淳化

五年至道

三年在位二十二年

壽五十九歲

帝欲復取晉石敬瑭賂遼幽薊十六州地

自將攻幽州大敗而還帝以風化之本孝弟爲

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之

帝勤于讀書或以太勞爲言帝曰開卷有益

鑑撮卷四

宋

三

初布衣張齊賢獻策太祖嘉之以語帝及興國二

年呂蒙正榜齊賢下第帝不悅詔自蒙正以下一

榜盡賜及第蒙正相帝相真宗每聞人才疏夾袋

中齊賢爲相以致君自負然疎闊相業亦不顯

帝始分進士爲三甲賜宴瓊林苑先是帝平太

原遂伐遼德昭隨行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

謀立德昭者帝不悅及還以伐遼不利不行太原

之賞德昭因言之帝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

德昭退而自刎帝嘗以杜太后傳國意問趙普普

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普又言盧多遜相與

廷美交通流多遜崖州貶廷美為涪陵公安置房

州廷美以憂卒廷美先名光美後改名帝第五子元傑作

假山召僚屬往觀姚坦善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

言皆民膏血也帝作開寶寺塔費億萬計田錫知制上

書云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帝臨軒

策士蘇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帝奇之擢

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綃飛白書玉堂之

署四字令易簡榜于廳額時宰相李昉畢士安等

鑑撮卷四

宋

四

往觀帝聞之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

事易簡母薛氏帝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

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

書帝顧左右曰真孟母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

同居有犬百餘共一槽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

開寶初兢家羣從千口苦食乏詔本州貸粟二千

石給之又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

十五世同居至道中南康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

舍招來遊學之士常遣內侍齎御書百軸以賜後

飛白書義居人三字賜之

真宗

名恒太子改元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

禧五乾興一年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歲 初太

宗長子元佐以廷美死力救不能遂發狂疾太宗

廢之立元侃為太子更名恒至是王繼恩宣政使等

謀立元佐李皇后從之召呂端相端知有變鎖繼

恩書閣乃奉太子即位太子垂簾引見羣臣端立

不拜捲簾審視然後率羣臣拜焉太宗嘗曰端大事不糊塗

鑑撮卷四

宋

五

李沆相為學士時太宗嘗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帝詔立劉美人為貴妃沆引燭焚之謂中使曰但

道臣沆以為不可事遂寢沆嘗取災盜惡逆事以

聞帝慘然王旦相謂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當知

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聲色犬馬土木甲兵之

事作矣沆沒帝以契丹和西夏服遂封岱祠汾營

宮觀旦見王欽若丁謂所為無如之何歎曰李文

靖沆諡聖人也時欽若謂與陳彭年學士劉承珪宦者

林特三司使號五鬼彭年又號九尾狐寇準相嘗薦

丁謂沈曰謂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公能抑之在下乎沈曰他日當思吾言沈治第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契丹寇澶淵寇準請帝幸澶州及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契丹氣奪帝以軍事付準契丹懼而請和準欲邀契丹稱臣獻地會有譖準幸兵自重者準乃許契丹和契丹誓書來以南朝爲兄北朝爲弟盟而退準與畢士安同心輔政故能有功

陳瓘嘗曰當時無準天下必分南時王北使其言盡用豈有靖康之禍

欽若妒準言于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所恥澶淵之

鑑撮卷四

宋

六

舉何恥如之準以陛下爲孤注也由是帝顧準衰罷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問準曰公何不在中書準曰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曰恐王旦不可欽若言于旦曰勉從之帝賜旦樽酒發封皆美珠也於是帝得天書其文甚荒誕孫奭待制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

欽若奏泰山醴泉出獻芝數萬本於是帝封泰山

初王祐侍郎植三槐于庭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

已而旦生至是爲相契丹嘗請歲給外別假錢幣

旦請以歲給內銀絹各借三萬諭次年除之契丹  
大慙西夏趙德明以民饑求糧百萬斛旦請具粟  
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遂止寇準數短旦于帝旦  
專稱準後旦薦準同平章事準愧服帝嘗欲相欽  
若旦曰祖宗朝南人無當國者旦死欽若相曰爲  
王公遲我十年宰相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曰  
曰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曰  
曰朝廷權利至矣人謂真宰相言劉承珪求節度  
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旦臨終以

不諫天書遺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歿 帝嘗除向  
敏中僕射意敏中必喜賀客必多使人問之敏中  
門闌悄然 帝嘗召隱士魏野不至野居陝之東  
郊帝命工圖其所居觀之又賜隱士林逋粟帛逋  
居杭州之孤山將死賦詩有云茂陵他日求遺稿  
猶喜曾無封禪書 薛奎正直每志不伸輒嗟歎  
不已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 帝崩仁宗立劉  
太后垂簾聽政丁謂結內侍雷允恭倚勢作威謂  
初因寇準得進事準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

謂起拂之準曰參政乃爲官長拂鬚耶謂憾之至是謂誣準與李迪和朋黨貶迪衡州貶準雷州王

會言貶責太重曾嘗假準第舍謂熟視之曰居停

主人恐亦不免初張詠知益州嘗勸準讀霍光傳以

其不學無術也準卒于雷州準之行也閱圖經見

州東南至海十里歎曰吾平生有詩云到海只十

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初欽若請蠲負謂亦請罷

兵及入政府即政行呂本中嘗云知漢唐小人易而宋難知熙寧後小人易而前難知欽若與謂者

且與王曾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或戲曰狀

鑑撮卷四 宋

元試三場一生衣食不盡曾曰平生志不在溫飽

曾正色立朝奏誅雷允恭貶丁謂崖州先是京師

謠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欲得天下寧拔去

眼前丁寇準之貶也謂令宋綬知制誥草辭曰春秋

無將漢法不道綬不全用及謂貶綬草辭曰無將

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

仁宗

名禎真宗子改元天聖九年明道二年景祐四年寶元二年

康定一年慶歷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二年嘉祐八年在位四十

一年壽五十四歲 初劉太后無子李宸妃生帝

劉太后奪以爲子真宗崩帝年方十三劉太后聽

政嘗問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也對曰唐之罪

人也宗道剛直人呼爲魚頭參政 呂夷簡爲相

帝欲斥附太后者謀于夷簡夷簡以爲然帝語郭

后后曰夷簡亦附太后者并罷夷簡夷簡因憾郭

后未幾夷簡再相會尙楊二美人得幸語侵郭后

后忿批其頰誤批帝頰帝怒以爪痕示執政夷簡

遂主廢后議帝從之於是孔道輔中丞范仲淹宋庠

鑑撮卷四

宋

九

俱諫等責夷簡夷簡奏黜之後仲淹遷知開封又

疏論夷簡復黜知饒州於是余靖校理尹洙校理等皆

以諫被貶黜歐陽修校勘貽書高若訥司諫謂若訥不

能救仲淹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修亦貶蔡襄校勘

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而刺若訥焉

夷簡爲相人或比之張禹然自劉太后臨朝十餘

年閒天下宴然夷簡與有力焉李宸妃之死也勸

劉太后以后服殮實以水銀帝初不知爲所生荆

王言之謂妃死非命帝號慟尊爲太后易梓宮視

之玉色如生被服如皇太后帝乃待劉氏加厚夷

簡力也

夷簡晚節補過朱子稱之

帝嘗夜思燒羊侍臣曰何

不取之帝曰恐自此夜供害物多矣 帝恭儉仁

恕不寵宦妾君子在朝開天章閣給筆札召輔臣

條對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相繼爲相衍清介

有大節弼性至孝篤學有大度琦舉進士廷試第

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仲淹爲秀才時

以天下爲己任帝任弼而契丹和任琦仲淹而西

夏服 弼之使契丹也契丹求割地不許求和親

鑑撮卷四

宋

十

亦不許惟許增歲幣初奉使女卒再奉命子生皆

不顧得家書焚之曰徒亂人意耳卒定和好而還

弼對契丹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

若用兵則利歸臣下故勸舉兵者皆爲身謀非爲

國計也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

否東坡年未十歲對日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南

夷身入匈奴此人臣之利非天下 弼嘗知青州值

之長策也正此意明允以爲然 弼嘗知青州值

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  
凡山林川澤可資生者聽民擅取存活五十餘萬  
人立法簡便周悉天下以爲式 仲淹爲招討使

興營田修堡砦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腹有甲兵

不似大范老子大范謂知州雍也先與夏人戰大敗琦為招討練兵

恤士邊防肅靜琦命任福禦賊福竟喪師乃違琦

節度非琦罪也二公經略涇原羌不敢犯邊人謠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元昊乃求和帝用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為諫官嘗曰歐陽修者何處得來修嘗

以請留杜范韓富四公謫之滁州先是帝將召

夏竦為樞密諫官論罷之乃用韓范執政修為諫

鑑撮卷四

宋

十一

官石介作慶歷盛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介師事處士孫復詩出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包拯權知開封戚宦斂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

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趙抃為侍御史彈劾

不避權倖人呼為鐵面御史唐介侍御史劾文彥

博通宮掖致宰相又用張堯佐堯佐張貴妃伯父也時適除宣徽使

帝怒貶介為英州別駕士大夫以詩送者甚眾李

師中待制詩云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

何厚未死姦諛音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

夫子不生還介渡淮遇大風詩云聖宋非狂楚清

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

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文彥博

嘗建議減兵以爲公私困竭都坐冗兵帝從之博

之請利其糧也在今日有亟宜議減者一兵之糧

實不足供一兵之食糧苦少而兵乃脆弱不堪謂

當裁兵額以足兵嶺蠻儂智高反狄青宣大破

之青嘗破夏兵范仲淹時爲西帥授以左氏春秋

鑑撮卷四 宋

者謂是青遠祖青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郭

籍拜子儀初元昊反王德用樞密請自將誅之

之墓陋矣言者謂其貌類藝祖遂罷德用 帝從宋祁等議

詔立州縣學選宿儒爲教授湖州教授胡瑗訓人

有法是時方尙詩賦瑗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

學詔取其法以爲式 帝深仁厚澤浹于人心及

崩深山窮谷莫不哀號 孫抃御舉吳中復爲御

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

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英宗

名曙初名宗實太宗曾孫漢王允讓子仁宗無子立爲己子改元治平在位四年壽三十六歲帝在潛邸勤素謹飭仁宗崩曹太后召入帝驚走韓琦等掖畱之遂承大統帝憂疑發疾內侍任守忠等讒閒兩宮時曹太后聽政問琦以漢昌邑王事琦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何問曹太后語塞旣而向琦流涕具道所以琦曰病故爾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曹太后驚

鑑撮卷四

宋

三

曰是何言也我心更切一日帝告琦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父母豈有不慈者帝亦感悟琦欲曹太后還政因自求去以示諷曹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還宮耳琦卽厲聲撤簾帝乃親政一日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已而琦謫任守忠蘄州安置填空頭敕與之卽日押行琦慮少緩則中變也琦臨大事喜怒不形修嘗曰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後神宗亦

琦定

策 帝詔羣臣議崇奉漢王典禮韓琦謂宜追

隆所生司馬光謂漢宣帝爲孝昭後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不追尊鉅鹿南頓君請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封以大國王珪學士等議漢王爲仁宗兄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期年而不沒父母之名稱皇伯非禮也琦與曾公亮是修議呂誨范純仁是珪議於是琦等定議尊漢王爲皇夫人爲后帝稱親帝謙讓不受皇后尊號止稱親貶呂誨等於州縣富弼亦與修爭遂辭相與修絕程伊川嘗云宜稱皇伯父

鑑撮卷四

宋

古

漢國大王

時文章理學燦然大興若歐陽修蘇洵洵

子軾轍曾鞏周敦頤程顥顥弟頤張載邵雍後先

繼起文學粹然一出於正修幼孤母鄭教之家貧

以荻畫地學書修學韓愈文文章冠天下洵二十

七始發憤以所著書見修修曰荀卿之文也修嘗

見軾刑賞論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軾亦

善屬文仁宗嘗曰吾爲子孫得兩相鞏爲文自成

一家修亦重之敦頤道州人聞道甚早作太極圖

黃庭堅謂其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敦頤知南康

軍築室蓮花峯下其地有溪取所居道州之濂溪  
爲號顓頊學于周子周子令尋孔顏樂處顓嘗曰  
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神宗朝顓進說甚多顓年十四從周子學嘗問窗  
前草何不除荅曰與自家意思一般年十八上書  
仁宗著易春秋傳門人如謝良佐游酢楊時呂大  
防等皆卓然儒者載始學孫吳繼逃佛老友而求  
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二程至與論易載自  
謂不及卽撤坐雍學于李之才之才受易于穆修

鑑撮卷四

宋

五

修受于仲放放受于陳搏圖書象數之妙雍獨得  
其傳雍遇事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

司馬光編資治通鑑

起周威烈迄五季至元豐七年上之凡十九年而成

神宗

名項英宗子改元熙寧

十年元豐八年在位十八年壽

三十八歲

帝卽位之初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

理財爲先卒以新法邊功壞天下 初曾鞏以王

安石文示歐陽修修延譽之文彥博薦其恬退未

幾帝用安石爲相

安石嘗與子雱訓釋詩書周禮廢先儒傳註不用以春秋爲斷

爛朝報不列學官

司馬光言安石執拗不曉事吳奎

參斥政

其自用唐介譏其泥古張方平

學謂不可使居輔

弼帝皆不聽初呂誨

中丞

以安石姦詐將入對與司

馬光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曰袖中彈文乃

新參也光曰衆方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

光

亦爲是言耶至是光服其先見

誨將死光往視之呼曰更有以見屬

平誨張日日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呂公弼以安石變法具疏

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

帝怒罷公弼呂氏號嘉問爲家賊

鄧綰附安石

鑑撮卷四

米

六

得官鄉人在都者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

官還我爲之

先是曾公亮

相

欲閒韓琦薦用安

石蘇軾嘗責公亮不能匡正公亮曰上與介甫

安石

字

如一人

安石嘗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

司馬光曰此桑弘羊欺武帝說也

安石設制置

三司條例司行新法一日農田一日水利遣劉夔

程顥等相度賦稅徭役凡得廢田三十六萬一千

頃一日青苗以常平糴本春散秋斂取息二分一

日均輸便宜蓄買徙貴就賤一日保甲團練五保

籍民二丁取一教之戰陣一日免役戶令輸錢雇人充役名爲免役役究不免一日市易或質貨產貸之錢而取其息號稱平價實則放債一日保馬願養馬者戶給一匹死病賠補一日方田量其地而分等以定稅一日免行錢百物諸行納錢免祇應時呂惠卿章惇蔡確等皆助安石行新法天下騷然鮮于侁奉使九年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後司馬光當國除侁京東轉運日此一路

福星也

新法之行也吏牽迫不可爲投劾去

頗

鑑撮卷四

宋

七

多有訪于邵雍者雍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言者攻安石甚力安

石厲色待之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

氣以聽安石愧屈

時滕甫

知開封府

呂誨范純仁

起居

舍人劉恕皆以彈安石被貶蘇轍

條例

雖與呂惠卿

同事論亦不合富弼初喜安石及安石參政屢不

合韓琦陳襄

直學士院

皆以論青苗罷呂公著

中丞初稱

揚安石亦疏論之趙抃

參政

先依違安石至是劾其

遣使騷動安石嘗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

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李大臨

知制誥

程顥

御史裏行蘇軾

范鎮

學士

韓維歐陽修皆以論新法或罷或貶

熙

寧七年大旱監安上門鄭俠繪流民圖馬遞上聞

曰旱由安石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帝覽圖罷

新法是日大雨安石求去帝勉留之已而曹太皇

太后泣謂帝曰安石亂天下乃罷安石相知江寧

安石因薦韓絳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爲傳法沙門

惠卿爲護法善神 惠卿既執政忌安石復用遂

叛安石初司馬光貽安石書曰詔諛之士公今快

鑑撮卷四

宋

六

之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至是果如光言後絳

與惠卿不合亦罷安石子雱恨惠卿使鄧綰發其

姦利事惠卿訟安石罔上要君發其私書有毋使

上知語安石怨雱雱憤而死

安石罷相嘗頗寫福建子謂爲惠卿誤也

徽宗時惠卿安置宜州卒

初安石嘗與程顥語新法雱囚首跣

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首則法行

矣安石遽止之 先是契丹遣使來議疆事指分

水嶺爲界帝使沈括

知制誥

往議括閱故牘以右長

城爲界持不可而還安石勸帝畀之自是失地七

百里爲異日兵端 方安石窮時自奉甚儉蘇洵  
作辨姦論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李師中謂  
安石眼多白似王敦必亂天下初邵雍于英宗時  
在洛陽天津橋聞杜鵑曰不數年上相南人天下  
多事矣客問之曰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洛陽  
舊無杜鵑今南方地氣至矣至是安石惠卿亂天  
下蔡確又相哲宗朝章惇相徽宗朝蔡京相其言皆驗 帝討西夏兵  
潰死者數十萬

哲宗

鑑撮卷四

宋

九

名煦神宗子改元元祐

紹聖四年

元符三年

在位十

五年年二十五歲

帝初年高太皇太后

人稱爲女中堯舜

舜

聽政用司馬光呂公著爲相力除新法光居洛

十五年神宗崩光入臨民遮道觀曰公無歸洛畱

相天子活百姓遼人曰中國相司馬矣是年卒光

嘗曰吾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者初神宗以光爲翰

林學士光辭曰臣不能爲四六神宗曰如兩漢制

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

光更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光厲聲曰天若祚宋必

無此事 時呂大防相范純仁相程頤文彥博韓

維

侍郎蘇軾學士劉摯

相蘇轍

侍郎蘇頌

僕射王巖叟

御史傅

堯俞

侍郎

等相繼登用宇內復安

范純仁好學帳

內置燈帳頂如墨胡瑗孫復石介等皆與遊司馬

光之除新法也純仁勸以但去其太甚光不從持

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

少年合安石速富貴耶 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嘗

曰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進講時多

所諷諫帝偶折柳枝頤曰方春發生不可折也

鑑撮卷四

宋

三

於是蘇軾與程頤有隙遂分蜀洛朔黨蜀首軾洛

首頤朔首劉摯劉安世時熙豐小人積怨伺隙諸

賢不悟方且各爲黨比以相訾議已而高太皇太

后崩帝親政楊畏

侍郎

薦章惇帝遂相惇惇因李清

臣

左丞

鄧潤甫

承旨

等首倡紹述曾布請改元紹聖而

國是變矣邢恕者先從程顥學博學而詐與章惇

蔡確黃履號四凶惇引恕助已遷恕中丞初司馬

光復差役法期甚迫蔡京獨加約惇將復免役以

屬京京做熙寧法成于反掌京與弟卞

左丞

相倚爲

奸卜號笑面夜叉時常安民

御史

極論京姦巧遂被

貶於是惇京等謂光等變法叛道追貶光與呂公

著等官降太師文彥博爲太子少保流呂大防劉

摯蘇轍范純仁梁燾劉奉世等于嶺南安置韓維

程頤范純禮秦觀等于諸州竄范祖禹

學士劉安世

待制于化梅州

初蘇軾遷學士高太皇太后曰卿

今至此先帝意也先帝誦卿文必歎曰奇才軾大

哭高太皇太后命撤金蓮燭送歸院至是言者劾

軾撰貶呂惠卿詔有云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

鑑撮卷四

宋

三

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爲謗先帝貶惠州移昌

化軍

程頤于徽宗朝罷歸以蔡京令監司伺察

遂止學者毋及門

初高太皇太后生神宗與岐

王顥嘉王頽至是章惇等誣高太皇太后先有立

岐王意皇太后向氏曰天日不可誣也帝乃悟惇

又附劉婕妤帝遂廢郭后立婕妤爲后時鄒浩

正右

言

極諫帝不聽竄浩新州浩對其友田畫泣畫責

曰使志完

浩字

隱默居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

爲者未止此也 先是章惇等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棺暴屍帝不允 初章惇入相訪陳瓘以當世之務瓘以乘舟不可偏重爲喻惇曰司馬光奸邪當先辨瓘曰此非平舟勢也欲平舟勢惟消朋黨

徽宗

名佖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子佖遂立改元建中

靖國一年崇寧五年大觀四年政和七年重和一年宣和七年在

位二十五年傳位太子金人入寇北行壽五十四

鑑撮卷四

宋

三

歲 帝初年向太后權政復司馬光等官徙蘇軾

于內郡初軾以詩被譴其咏青苗也日杖藜黍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

好一年強半在城中其咏水利也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其咏鹽禁也日豈是聞韶

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咏法律也日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或又舉軾咏檜詩云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螿龍知以爲起用程語涉不臣神宗日彼自咏檜耳何預朕事

頤陳瓘正言鄒浩等罷黜章惇等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

屋惇又誣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至是惇亦謫雷州惇至問舍于民民日前蘇公來爲章丞相

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政尙可觀既而向太后還政曾布爲

相力主紹述熙寧之政布又引用京帝遂專任京

京復行助役諸法追封王安石爲舒王京挾制人  
主位太師帝七幸其第命坐傳觴京謝表有主婦  
上壽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之語先是諸賢竄死  
略盡京猶恨之乃籍光軾頤等百二十人爲姦黨  
刻石端禮門石工安民曰司馬相公正直民不忍  
刻官怒民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京又重定黨人  
共三百九人 蔡京子攸遷學士與京相讐敵一  
日攸診京手曰大人脉舒緩得毋不適乎京曰無  
之客問故京曰兒欲以疾罷吾耳已而京罷

先是京罷

鑑撮卷四

宋

三

而何執中相太學生陳朝老日以執中爲相是猶以蚩負山也京每罷輒乞哀無

廉恥屢罷屢起京攸每勸帝娛樂帝侈心大起寵

任內侍童貫及蘇州朱勔等置蘇杭造作局亭臺

苑囿禽獸之聲四徹識者知爲不祥勔搜取花石

舳艫銜淮汴號花石綱睦州方臘有漆園造作局

酷取之臘因鼓衆爲亂 內侍梁師成僞造詔書

蔡京父子皆諂附之王黼相父事師成稱恩府先

生 楊戩李彥俱內侍括民田增賦十餘萬民不聊

生 帝興道教信用許遜林靈素自稱教主道君

皇帝

童貫王黼蔡攸等招燕人馬植

易姓名紇李良嗣紇

金伐遼金使人來議伐遼及歲幣於是詔馬政

義武

夫如金報師期先是高麗求醫詔遣二醫往及醫

歸高麗王語之曰朝廷宜存遼扞邊女真虎狼不

可交也帝不聽使貫等勒兵應金金遂有遼地

帝初與金約攻遼欲求石晉賂契丹故地及遼滅

其降相左企弓獻金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計一

寸山河一寸金由是金太宗止與燕京並薊景等

等州其官民金幣盡掃而去宋惟得空城已而金

鑑撮卷四

宋

西

攻太原入燕山分道入寇童貫逃歸金兵圍太原

郭藥師

同知降于金

為鄉導全燕俱陷帝以梁方平

內侍

禦之兵潰金兵遂渡河漸逼汴京

初帝有詩云

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梵宇玉乾坤

初進士蔡嶷以阿附得首

選其對策有云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

嶷呼京為叔父及見攸又呼京為叔祖

淮南盜宋江三十六人橫

行河朔帝命討之江降

欽宗

名桓徽宗子改元靖康在位二年金人入寇北行

夫金兵將至徽宗欲東幸李綱請禪位太子帝遂  
卽位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徽宗如南

京金兵退乃還 金遣人議割地李綱侍郎言祖宗

境土不可尺寸與人當死守綱治戰守具不數日

而畢張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

朱勳王黼童貫六賊於是六賊皆誅死蔡攸亦誅

金人來議和索金銀牛馬無算並欲割三鎮之

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乃退兵帝皆如其議已而

种師道少保率師入援請緩金帛俟其情歸扼而殲

鑑撮卷四 宋

之時姚平仲都統制恐功歸師道言于綱請劫金寨

金偵知之遂逃去金來詰違誓之故帝罷綱以謝

之陳東上書極言綱不可罷帝仍用綱金人懼卽

挾肅王樞引去 金兵之圍汴也李綱种師道主

戰李邦彥太宰和那彦自號浪子自是金益輕宋及綱罷

師道卒耿南仲侍郎闇事敗謀金遂遣粘沒喝韓离

不復入寇陷太原等處未幾圍汴城時張叔夜南道

都總管將兵入援城中兵少於是城陷帝如金軍奉

表請降宰相何桌方會飲都堂旣而帝自金營還

凡畱三宿大括金銀割兩河以畀金兩河民皆不從金

人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李若水侍郎勸帝行帝復

如金營遂不還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而哭大罵

金人而死金人并劫徽宗及后妃太子等三千餘

人北去元祐孟后以廢居私第獲免於是金人立

張邦昌太宰為帝金封徽宗昏德公帝重昏侯徒

居五國城帝途次蕭索歎曰朕一望悴顏四顧潛

涕高宗紹興五年徽宗崩二十六年帝崩康王聞京師不守遂南遷

卽位應天府初徽宗時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狐

鑑撮卷四 宋

坐御榻帝時星隕彗出

南宋傳九帝共一百五十二年

高宗

名構徽宗第九子都臨安改元建炎四年紹興二十年

在位三十六年退居德壽宮壽八十一歲 帝初

封康王靖康元年張邦昌奉帝為質金軍金人詰

宋違誓用兵之故邦昌懼而泣帝不為動金異之

請更他王乃以肅王樞代之使其不更宋統不絕乎或曰天畱之也然

而父兄之讐全不思報 負心覲面畱之何為哉 徽欽北行邦昌僭位已而

邦昌心不自安乃迎帝于濟帝至應天孟太后降  
手書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  
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帝遂卽位尊孟太后爲元祐太后遙尊韋氏帝母也  
爲宣和皇后遙尊邢氏帝夫爲皇后 帝登極詔  
曰聖人何以加孝每懷問寢之恩天子必有所尊  
欲救在原之急將母口是心非久之徽宗使曹勛以手書

鑑撮卷四

南宋

三

至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邢氏亦以環付勛曰幸  
爲我告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帝泣 帝畏  
金以邦昌爲金所立封同安王後李綱極論之乃  
竄邦昌潭州賜死 時李綱爲相上十事一論中  
國御四夷守然後可戰戰然後可和一論巡幸長  
安爲上次襄陽又次建康餘皆國家大計議綱薦  
張所招撫使任河北傅亮副使任河東宗澤畱守東京  
綱則西顧關陝南葺襄鄧而黃潛善相汪伯彥相  
疾綱張浚潛善客也亦劾綱帝遂罷綱綱嘗言于

帝曰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願駕幸南陽再

還汴都帝不聽時宗澤岳飛

秉義郎

王彥制置使

皆請

還京北伐皆不聽陳東

太學錄

請罷汪黃歐陽澈

布衣

上書斥用事大臣並被殺 帝遣使如金稱臣奉

表求請二帝金不許 宗澤守東京力圖收復大

敗金兵金自是不敢犯東京

金人呼宗爺爺

河東巨寇王

善有衆七十萬將攻京城澤單騎至其營激以忠

義善遂降澤屢請帝還京卒不還澤疏曰祖宗基

鑑撮卷四

南宋

三

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百萬生靈陷于

塗炭今兵足氣銳願陛下毋循東晉覆轍潛善等

忌阻之澤憂憤成疾連呼過河者三而卒自是兩

河皆金有矣 帝從潛善等策幸揚州金逼揚州

帝遂至杭州已而苗傅

統制

劉正彥

統制

作亂斬內侍

康履曾擇劫帝傳位皇子勇乃退於是張浚

侍郎

韓世忠等討之傅等夜遁世忠追斬之

時金兵

且至帝先遣人奉孟太后于洪州已而江西陷孟

太后奔虔州未幾金兀米陷臨安帝航于海兀米

退乃還臨安孟太后亦還尋崩兀朮北還至鎮  
江欲渡江韓世忠截之于金山戰于江中世忠妻  
梁氏親執桴鼓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窘甚  
世忠又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遇敵舟出以鐵纜  
貫大鉤曳沉之兀朮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  
兩宮復我疆土則可相全兀朮憂甚適有閩人王  
姓者獻破舟之策以火箭射箬篷世忠師潰兀朮  
走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衆自是金  
人不敢渡江

初張浚欲復陝西會汪若海  
監登聞院

鑑撮卷四

南宋

五

亦語浚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  
尾中原爲脊若以東南爲首必不能起天下之脊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遂慷慨請行帝以浚爲川  
陝荆湖宣撫使時王彥曲端統制等謂敵鋒甚銳不  
當輕舉浚不聽遂進兵敗于富平論者咎浚失律已而浚  
殺曲端吳玠等陷之也端屢挫金師人謂死非其罪富  
平旣敗巴蜀大震吳玠吳玘俱統制退保和尚原金  
兵分道進攻玠分兵敗之兀朮憤甚率兵來戰玠  
玘以奇兵大敗之兀朮鬻其鬢而遁玠復馳饒風

關攻之金兵死者山積會小校得罪奔金道以祖  
溪開路出關背乘高以闔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  
兵因入興元尋以疫作引還其後金復攻仙人關  
璘與玠又敗之金兵乃遁還金人專意圖蜀玠當  
其衝蜀賴以安 劉豫者世業屢少無行舉進士  
帝使知濟南府豫降于撻懶賂請帝已於是金立  
豫于大名以河南陝西地與之國號齊徙都汴置  
洵沙官掘兩京冢墓使子麟姪猊合撻懶兀术入  
寇韓世忠大破之于大儀未幾金廢豫豫僭立六

鑑撮卷四

南宋

三

年 初趙鼎建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  
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  
非進取中原之地帝不聽鼎爲相勸帝親征復薦  
張浚浚亦相二人甚相得鼎薦胡寅呂本忠等浚  
薦虞允文劉琪王十朋等皆爲名臣旣而二人論  
事多不合鼎因罷去未幾浚亦引咎去薦鼎代鼎  
復相人或議鼎無設施鼎曰今日事如人患羸當  
靜養若加攻砭恐傷元氣也已而秦檜擠鼎鼎乃  
罷 時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皆名將也俊討平

江淮盜李成等屢禦金人有功第附檜和議助檜  
殺飛人以是薄之世忠自金山之戰威名日著賊  
人范汝爲曹成等作亂皆敗之大儀之役以背嵬  
軍持斧斫人曾馬足金人馬皆斃爲中興武功第  
一嘗抗疏言和議之非効檜誤國因罷去世忠一  
身刀痕箭瘢如刻畫然錡充東京副留守未至聞  
東京已失遂趨順昌金葛王烏祿薄城錡以兵五  
百夜斫其營兀朮帥兵來援錡以銳斧犯之殺兀  
朮鐵浮圖及拐子馬軍幾盡嗣又戰于柘臯金人

鑑撮卷四

南宋

三

望見錡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飛好左氏春秋  
孫吳兵法宗澤奇之飛詣張所所問能敵幾何曰  
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在謀不在勇  
也所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巨寇王善與曹成等  
合兵五十萬飛以八百人敗之飛與兀朮戰于杭  
州戰必捷金人呼曰岳爺爺是時金齊之師日迫  
齊遣李成挾金人破襄陽等六郡而湖寇楊么一作  
太與齊通飛先使王貴牛臯擊成成敗去飛乃移  
兵向么降么將黃佐遂遣佐招餘賊已而么來戰

飛以草木蔽湖而下么舟不能行臯遂斬么

是役也凡

八日初么恃其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蓋識也飛因疏請恢復帝謂飛曰

中興事一以委卿初秦檜爲金人執去檜于淮上

爲黏罕草檄金太宗以檜賜撻懶檜倡爲和議撻

懶縱之使還檜與妻王氏俱歸詭言殺監者奔來

帝稱檜樸忠過人胡安國

給事

言于游酢謂檜才可

方荀文若

胡安國之薦檜歐陽修之薦安石也

帝相之遂主和議曰

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天下無事矣帝曰朕

北人將安歸檜語塞人以是知檜之姦呂頤浩

相

### 鑑撮卷四

南宋

三

劾罷之已而張浚薦之檜復相和議遂決於是飛

上疏曰願定謀全勝期收功兩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飛與兀

朮戰于郟城遣子雲直貫其陣謂之曰不勝先斬

汝雲大破金兵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來飛令

步卒執麻札刀斫馬足大破之兀朮大慟曰吾海

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雲復往援王貴于穎昌

以八百騎破金兵十萬殺兀朮婿夏金吾飛進軍

朱仙鎮謂將佐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兀

朮欲棄汴去有書生扣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  
退古未有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兀朮乃  
畱已而檜果欲畫淮北與金和一日發十二金字  
牌召班師飛泣曰十年之功廢于一旦乃還旣而  
兀朮遺檜書曰必殺飛始可和檜遂謀殺飛會張  
俊亦誣飛檜遂罷飛官使俊誘王俊統誣告張憲  
制得雲手書謀據襄陽俊鞠之憲不伏檜矯詔下  
飛父子獄飛以背示何鑄中丞有舊涅盡忠報國四  
大字鑄察其寃以白檜檜曰此上意也檜改命万

鑑撮卷四

南宋

七

墨俟音

其音

離音屑諫

議大夫

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詰之

檜曰事莫須有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檜竟  
手書小紙付獄飛遂死雲憲棄市飛事母孝撫下  
有恩謀定後戰敵嘗曰撼山岳易撼岳家軍難張  
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或  
問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  
太平矣 時趙鼎張浚皆竄鼎謝表曰白首何歸  
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曰此  
老倔強猶昔必欲殺之鼎自作銘旌曰身騎箕尾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卒浚亦徙永州

胡安國上時政論被貶安國志在康濟時艱而

蕭然塵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嘗曰浮世利

名如蟻蠅過前耳謝良佐嘗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者先是檜主和議王倫侍郎成之胡銓編修抗疏

曰金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

陛下一屈膝就令金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

謂陛下何如主檜導陛下如石晉參政孫近徒取

充位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使與師士氣

鑑撮卷四

南宋

五

百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

耶金人募其書千金後孝宗朝銓再論和議曰和成可弔者十不成可賀者十

謂舉朝皆婦人言尤痛切張守嘗上疏略云陛下處宮室之

安則當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

則當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輕煖之衣則

當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

當思二帝母后語言嘖笑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

則當思二帝母后誰供使令對臣下之朝則當思

二帝母后誰爲尊禮思之又思天亦助順詞甚激

切

晏敦復

侍郎嘗論黜和議檜使人諷諭之敦復

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勿復言

檜專政一十八

年和議旣成紹興九年歸地十二年歸梓宮太后

檜自頌功加太師帝書一德格天扁其閣檜無子

養妻兄王喚子熈爲子當時名賢良將竄誅略盡

洪皓

行人

使金名節獨著歸致金酋室然寄問檜

以室然知己爲黏罕草檄事恐皓洩之貶皓英州

朱弁

行人

使金哭太上詞有云歎馬角之未生魂

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亦泣

鑑撮卷四

南宋

五

金完顏亮弑金熙宗自立大殺宗室金太宗粘沒

喝後遂絕并殺撒离喝夷其族時兀朮已先死乃

免亮自燕遷汴爲都管令畫工寫臨安湖山圖其

像題詩曰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至

是渝盟南侵起兵六十萬趣臨安攻荆襄陷兩淮

陳康伯

相

贊帝親征劉錡戰于皂角林身陷重圍

下馬死戰大敗之其亮兵自海道入者李寶

副總管

以火箭射之敵大敗已而亮有內變渡采石虞允

文

中書舍人參謀軍事

以計擊敗之亮乃焚舟還揚州允文

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劉錡謂允文曰朝廷

兵三百年今大功出儒生我輩愧死矣

允文後相孝宗

金葛王烏祿卽位遼陽是爲世宗亮至瓜州爲其

下所殺

前輩謂臨安湖山宋以之誘賊亮以之殞命

宋嘗頒黃庭堅

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先是帝在河朔親見

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民一充役卽至破

家於是定差役法林勳上本政書言農貧失職

兵驕難用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

鑑撮卷四

南宋

三

畝其有羨田之家無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

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

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

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絲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

麻二兩其說甚備其後朱熹陳亮皆甚愛其書

初朱松病以子熹託劉子羽子羽教熹與己子均

熹遂爲大儒

孝宗

名璋太祖七世孫高宗立爲己子改元隆興

二年乾

道九淳熙十六年在位二十七年傳位太子惇退居

重華宮壽六十八歲帝初年銳志恢復召用張

浚遣李顯忠招撫復靈壁宿州時湯思退相謀去浚

浚遂罷浚忠君愛國入以其詆李綱殺曲端少之

帝遣人如金易表為書稱金為叔是時道學

大興若朱熹修撰張栻侍郎呂祖謙著作郎陸九齡教授陸

九淵知荆門軍其最著也熹從李侗學侗學于羅從彥從彥學于楊時

得伊洛之正傳熹上封事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

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

鑑撮卷四 南宋

七

朝廷者監司之本熹嘗假常平米六百石為社倉

于鄉夏貸粟冬加息以償歛則蠲息之半大饑則

盡蠲之行之十四年還原米外得息三千石有零

自後不復收息每石但收耗米三升上其法于朝

天下賴之熹劾唐仲友知州忤王淮相淮與仲友為姻家淮始

謀禁道學淮罷周必大相薦熹為江西提刑熹入

奏事或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嘗上封事六條帝已寢亟起秉燭讀之

栻聞道甚早言學莫先義利之辨帝嘗言難得節

義之臣栻曰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祖謙少下急  
及誦躬自厚章平時忿憶渙然冰釋九齡穎悟力  
學爲教授時有寇警九齡主義社爲調度屯禦法  
人倚爲重九淵有異稟在鵝湖與熹講學術異同  
辭甚厲又在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聽者泣下在  
官之日政行俗變

光宗

名惇孝宗子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傳位太子移居  
壽康宮壽五十四歲 帝制于李后驚疑成疾宦

鑑撮卷四

南宋

三

者陳源等離闕兩宮孝宗崩帝竟不行喪禮

寧宗

名擴光宗子改元慶元

六年嘉泰

四年

開禧

三年

嘉定

十七年

年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歲 光宗疾作趙汝愚

相憂之議以憲聖太后旨禪位帝而在廷無可內

白者乃遣韓侂胄

知閣門事

因內監關禮白之憲聖復

曰可帝乃卽位社稷有主汝愚力也汝愚爲相裁

抑僥倖中外望治而侂胄

官太師

恃定策功竊弄威

福汝愚竟貶死天下冤之侂胄生辰許及之

尙後書

至自門闌隙入人謂由竇尙書侂胄飲南園過山莊曰此真田闕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聲視之乃趙師彝侍也諸生爲詩嘲之有日曾學

犬吠村莊之句師彝宋宗室也程松諫議大夫市妾名

松壽獻侂胄侂胄曰奈何與子同名曰欲使賤名

常達鈞聽朱熹嘗進講疏論竊柄者指侂胄也侂

胄使優人峩冠闊袖像大儒戲帝前熹遂罷於是

侂胄改道學爲僞學六經四書爲世大禁熹又將

疏論之門人迭諫熹決以筮得遯之同人遂焚其

鑑撮卷四

南宋

完

稿侂胄又置僞學籍汝愚周必大彭龜年葉適等凡五十九人並絕其進用於是削熹官竄其門人蔡元定于道州元定忍飢讀書熹嘗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元定嘗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處士呂祖泰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欽州自孝宗以來與金通好四十餘年侂胄復開邊釁乃以伐金詔四方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讎蠹茲醜虜猶託要盟賸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泊行李之繼

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

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

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

之憤翰林李璧詞也於是金分九道入寇蜀漢皆陷侂胄

懼遣使求和金欲宋割地稱臣並獻首禍之臣侂

胄怒欲復用兵史彌遠侍郎函其首以畀金稱金爲

伯增歲幣時人爲詩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

送一於期 是時蒙古漸強蒙古元之先國號也

在女直北其酋鐵木真稱皇帝金數被其侵國勢

鑑撮卷四

南宋

四

益衰金地止有汴陝金人將南侵拓土趙方制置使

抗疏請戰於是以伐金詔四方略曰犬戎跨我中

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方遣孟宗

政鈐扈再興統制大破金兵于棗陽方嘗知青陽縣

告人曰催科不擾卽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卽刑

罰中教化

理宗

名昀初名與莒賜名貴誠太祖十世孫改元寶慶

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年淳佑十二年寶佑六年開慶

一年景定五年凡在位四十年 先是史彌遠權勢熏

灼皇子竑憾之書于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

遠遂殺竑立帝 李全副鎮作亂降蒙古寇揚州

趙范趙葵皆趙方子大敗之 真德秀侍郎魏了翁起居

皆大儒也遂于理學直聲震朝廷彌遠皆惡之梁

成大御史苟賤無恥與李知孝同為彌遠鷹犬成大

尤貪邪知孝亦鄙之曰吾懼他日與成大同傳成

大目真德秀為真小人魏了翁為偽君子其無忌

憚如此 史彌遠死帝始親政詔改元略曰春秋

鑑撮卷四

南宋

四

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

新時德秀了翁皆起用朝廷清明未幾史嵩之當

國毒害正人德秀了翁復罷 史嵩之父喪未除

遂謀起復時馬光祖為總領許堪為節制皆未終

喪而起復時人為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

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元鐵木真卒子窩

闊台立約宋滅金帝遣孟珙制置使會攻破之金哀

帝自縊死金元帥叛金降元盡執金后妃諸王送

元元擄去青城即前金人俘宋地也在道艱楚萬

狀更甚于徽欽時焉 元既滅金北去宋欲乘時

復三京取洛陽蒙古以宋敗盟遣將破陽平關劉

銳知文州闔門飲藥銳家素有禮六歲子跪而受藥

軍民感動死者無數 時余珍制置使屯兵聚糧築

招賢館以求士 孟珙大興屯田敵至則戰退則

耕珙忠君體國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

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尤邃于易

學自號無庵取虛無之義 趙葵拜右相言者論

葵非由科目出身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

鑑撮卷四

南宋

望

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

慙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此豈不讀書人

語帝寵宦官盧允升董宋臣而閹貴妃馬天驥

簽事丁大全司諫表裏爲奸有人書于朝曰閹馬丁當

國勢將亡 元忽必烈圍鄂州賈似道相稱臣納

幣會元憲宗訃至忽必烈引還似道詐奏大捷

帝每見西湖燈火異常曰此必賈似道也 帝贈

陸九齡等官謚九齡九淵兄弟爲師友學者稱二

陸沈煥學于九齡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

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帝嘗製訓廉謹刑二銘戒

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

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

吏治

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道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

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

遵謹刑銘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報虐以威刑非

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

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

濫用筆笞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初陳垓

御史

言民

鑑撮卷四

南宋

望

命與國脈相維疏陳十弊詞極懇切 方史彌遠

之起復也太學生黃楙伯等上書劾之范鍾

相等

議逐游士諸生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

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罹斥逐之

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

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爲當行已

而有恥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提毋蹈

秦坑之慘斯言旣出明日遂行

度宗

名禋理宗之姪改元咸淳在位十年壽三十五歲  
帝以賈似道有定策功寵任甚專似道嘗棄官  
歸密令人報元兵來侵帝懼手詔起之先是理宗  
朝元遣郝經修好似道恐洩求和事幽之真州經  
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  
兵誤國表上不報卒爲兵端元寇襄陽似道置不  
問起樓閣亭榭與羣妾鬪蟋蟀或戲之曰此軍國  
重事耶 時大饑遣黃裳知州賑之黃裳大書閉糴  
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

鑑撮卷四

南宋

器

元遣伯顏張弘範舉兵南下似道奔揚州乃謫似  
道于循州鄭虎臣會稽尉押之行似道至洛陽橋遇

葉李自漳州放還李贈詞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

昭昭胡不悟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真自悞

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

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俯首謝焉已而虎臣殺

之 元圍潭州尹穀進士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

冠禮或曰何迂也曰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

下耳旣畢禮與家人自焚 時汪立信招安撫李芾撫

李庭芝相江萬里相皆死 文天祥江西起兵勤

王陳禦敵之策 伯顏詩云馬首經從嶺島歸王

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

枝

恭宗

名焮度宗次子改元德祐帝立時年四歲在位二

年 元兵破獨松關陳宜中相遣人求和伯顏不

許曰汝國得天下于小兒失天下于小兒尙何言

文天祥相張世傑都統請背城一戰宜中不從伯顏

鑑撮卷四

南宋

望

以帝及謝太后北去使帝爲僧後殺之

端宗

名焜度宗長子楊淑妃出帝卽位于福州時年九

歲尊妃爲太后改元景炎在位三年 帝欲往占

城國陳宜中請先往諭意遂逃去帝溺水得驚疾

遂崩 陳文龍知軍被執元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

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不食死 元人發紹

興諸陵及大臣冢會稽人唐珏夜收陵骨葬蘭亭

山後植冬青樹其上以識

帝昺

度宗幼子時年八歲改元祥興在位二年 端宗

既崩陸秀夫制置使曰度宗一子尙在遂立帝昺遷

厓山時秀夫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已而張弘

範兵至厓山張世傑曰頻年航海何時已遂焚行

朝草舍奉帝昺入海州決死戰元兵薄之秀夫驅

妻子入海負帝昺赴海死楊太后大慟曰我忍死

至此者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世

傑將別立趙氏會颶風作歎曰天若不祚宋則風

鑑撮卷四

南宋

異

覆我舟舟隨覆世傑死 文天祥屯兵于潮陽元

兵襲之走海豐天祥方飯被執吞腦子不死張弘

範送之燕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

復食天祥題張許雙廟云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

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土無全節君臣義缺誰

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雷得聲名萬古香後

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剛嗟哉人生翁斂云亡

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

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若枯木寒鴉幾

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天祥過零丁

洋詩云辛苦遭逢起一經于戈落落四周星山河

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雷取丹心照

汗青天祥過金陵詩云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

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

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  
路化作啼鵲帶血歸天祥過淮河詩云北征垂半  
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  
無家三年一羈旅胡羯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  
無奈何忽已置念慮念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  
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  
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  
故天祥過平原縣詩云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  
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  
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速連盟賊聞失色分軍  
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  
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  
常山賊鉤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壈不得去  
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  
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  
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士公祀于今六百年忠  
精赫赫  
雷行天

天祥至京丞相孛羅召見天祥長揖孛羅

鑑撮卷四

南宋

畢

使跪天祥不屈曰天下事有興有廢願早求死孛  
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曰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鴻詞也  
孛羅曰古來曾有人臣將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  
乎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  
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吾前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  
浙老母在廣耳孛羅曰棄德祐而立二王忠乎曰  
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

輕吾別立君爲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  
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  
李羅語塞曰立二王究何益曰盡吾心焉耳已而  
下天祥于獄天祥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  
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舍和吐明廷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  
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  
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  
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  
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凜列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  
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余邁  
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  
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闖鬼火春院閉天黑牛

鑑撮卷四

金

哭

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  
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  
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  
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天祥畱京三年坐臥小樓足不

履地元世祖欲用之使人諭之天祥曰國亡吾分  
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  
備顧問可也元世祖欲釋之忽中山狂人自稱宋  
主欲取文丞相元乃殺天祥于燕京之柴市其衣  
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  
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張

毅甫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家人亦自惠州昇  
母夫人柩同日至人以為忠孝所感云

遼

傳九主共二  
百一十四年

遼太祖

姓耶律氏初名阿保機後改名億建元神冊天  
贊在位十一年 遼本鮮卑遺種元魏時始號  
契丹至太宗大同元年改國號遼初唐太宗時  
有摩會者來降其帥窟奇請內屬拜松漠都督  
置府營州後分八部懿宗時遂有稱王者梁時  
太祖為王漸滅七部北侵女直西取突厥嘗寇  
雲州晉王克用與之和拜為兄弟約共擊梁太  
祖背盟克用恨之後唐時太祖稱皇帝號曰天  
皇王后述律氏勇決常預軍謀母姑拜踞榻受  
之曰吾惟拜天不拜人

遼太宗

名德光太祖第二子改元天顯會同大同在位  
二十一年 太宗滅唐冊立石敬瑭為皇帝敬  
瑭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太宗既而太宗復滅晉

鑑撮卷四

遼

異

執晉出帝以歸行至殺狐林今名死狐嶺在欒城縣而殂

時天熱國人剖其腹實以鹽載歸謂之帝靶

### 遼世宗

名阮初名兀欲改元天祿在位五年燕王述輒弑之而自立

### 遼穆宗

名璟初名述律殺述輒卽位改元應歷在位十九年穆宗每夜酣飲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庖人辛古弑之

### 鑑撮卷四

遼

辛

### 遼景宗

名賢世宗次子改元保寧乾亨在位十四年

### 遼聖宗

名隆緒景宗子復號大契丹改元統和開泰太平在位四十九年聖宗冲年踐祚蕭太后專國時大舉入宋戰于澶州遼大挫劔宋眞宗渡河次澶州聖宗遣使請盟以兄禮事宋

### 遼興宗

名宗眞聖宗子改元景福宗興重熙在位二十

四年 宋遣孔道輔使于遼與宗寔道輔優人  
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艷然正色曰中國與北朝  
通好以禮相接今優人侮先聖而不禁北朝之  
過也與宗酌大卮謂曰天方寒飲此可致和氣  
道輔曰不和固無害與宗益加禮焉與宗性孝  
聖宗死百官請以日易月與宗不許終喪三年  
遼道宗

名洪基興宗子復國號遼改元清寧太康太安  
壽隆在位四十七年 道宗好浮圖歲齋僧三

鑑撮卷四

遼

三

十六萬 時遼與宋爭地界遼遣蕭禧執分水  
嶺之說宋遣沈括報聘凡六會竟不可奪繼而  
宋神宗聽王安石言使韓鎮割新疆與遼 道  
宗娶蕭氏姿容冠絕工詩立爲后生太子濬時  
乙辛專政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  
賜后自盡並誣殺太子濬

遼天祚帝

名延禧道宗之孫改元乾統保大在位二十四  
年 天祚荒亂內色外禽自椽國本會宋于遼

市珠珠出女直天祚嗜利求珠無厭女直產名  
鷹曰海東青天祚歲求之女直苦之阿骨打乃  
叛遼會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議夾攻取燕  
雲天祚走夾山遺傳國璽于桑乾河繼爲金所  
擒先是蕭文妃見天祚不道金兵日逼作歌  
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  
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  
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  
燕雲眞恨不爲男子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

鑑撮卷四

遼

五

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良  
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蓄兮牙  
爪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天祚見而銜之卒以讒死如小字瑟瑟天祚之走

也燕王耶律淳稱帝淳死妻蕭氏專國事繼而  
金陷遼蕭氏出奔天德宰相左企弓奉表降遼與

五代北宋相終始

西遼

共八十年

耶律大石遼世祖祖疑作宗之八世孫也因遼亡西

行建都城僭稱天祐帝號延慶康國凡二十年

大石殂子幼遺命蕭后塔不煙監國后稱制

號感天皇后僭號咸清凡七年太后之子彝烈

嗣僭稱仁宗號紹興凡十三年彝烈之妹普速

完權國號承天皇后僭號崇福凡十四年彝烈

之子直魯古嗣僭號天禧凡三十四年為乃蠻

王所弒西遼稱帝與前梁蕭嘗稱帝于江陵後漢劉崇稱帝于晉陽其事正同

金傳九主共一百二十年

### 金太祖

### 鑑撮卷四

金

五

姓完顏名阿骨打更名旻滅遼稱帝建元收國

天輔在位八年國號金金本女直部落本號女直

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號女直女直古肅慎氏地在混同江東長白水鴨綠之源

在南者附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有白山黑

水不附契丹號生女直生女直自烏古迺擒遼

叛將獻遼授為生女直部節度使始建官屬

遞傳至太祖苦遼暴虐斃面慟哭與宋徽宗連

師滅遼先有人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兵始滿萬於是除遼法

省賦稅製女直字國勢益強

金太宗

名吳乞買更名晟太祖之弟改元天會在位十二年 太宗虎視中原摧鋒陷陣渝盟南侵兩陷汴京執宋徽宗欽宗以歸宋帝后妃嬪金寶圖書盡挈而北

金熙宗

名亶太祖之孫改元天會天眷皇統在位十四年 熙宗受制于后裴滿氏縱酒嗜殺時兀朮撒離喝分道南侵爲吳璘劉錡岳飛等所敗

鑑撮卷四

金

番

金廢帝

名完顏亮熙宗之弟弑熙宗而自立改元天德貞元正隆在位十二年 廢帝虐浮于桀紂弑太后屠宗室立意南侵戎氈毳幙塞滿江淮會世宗已立于遼陽下詔暴亮罪惡亮行至瓜州爲軍士所弑降封海陵王

金世宗

名烏祿更名雍太宗之孫改元大定在位二十九年 世宗寬仁節儉與宋講和南北相安者

幾二十年 世宗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榷場 時廷試士人世宗謂宰臣曰向來御試賦題皆七人嘗擬作者頃朕自選一題出人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與

### 金章宗

名璟世宗之弟改元明昌承安泰和在位十九年 宋韓侂胄定議伐金金遣僕散揆分道南侵江表大震宋遣使請講好揆欲宋獻首禍之

### 鑑撮卷四

金

五

臣宋函侂胄首以謝罪 省臣奏科場搜檢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體章宗詔從寬 是時蒙古鐵木真稱帝是爲元太祖 金制有童子科初天會中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五經至是有童子劉住兒十一歲能賦詩誦六經行草書皆有法尤有孝行章宗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憂旱詩章宗大嘉賞

### 金衛紹王

名永濟世宗第七子改元大安至寧在位五年

時元兵日盛金屢求和元不許

### 金宣宗

名珣章宗之兄改元貞祐興定元光在位十二年  
元陷中都金地日削

### 金哀宗

名守緒宣宗之子改元正大在大興在位十年爲  
元所滅 哀宗濟河與元戰敗哀宗奔歸德府  
尋奔蔡州 哀宗使完顏阿虎帶如宋乞糧諭  
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爲謀亦淺元人滅國四

### 鑑撮卷四

金

五

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  
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  
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宋宋不許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于元執梁

王從恪荆王守純太后妃嬪宮女凡三十六輛

宗室男女五百餘人盡送青城

卽昔年金人俘  
宋之青城也

元速不台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

在途苦楚比宋徽欽時尤甚 哀宗如蔡州避

雨雙溝寺中蒿萊滿目無人迹歎曰生靈盡矣

已而自經死金亡而宋亦隨之矣宋助金以滅遼又助元以滅金孽由自作毒皆

受身

西夏共一百九十五年

元昊更名曩霄契丹冊爲西夏王已而稱帝于

夏州號景宗在位十一年 西夏本黨項拓跋

氏唐初以地歸太宗爲西戎都督唐末拓跋思

恭以討黃巢功封夏國公賜姓李宋時繼捧獻

地太宗命爲定難節度西夏今陝西寧夏衛賜

姓名趙保忠其從弟繼遷叛宋降契丹契丹封

鑑撮卷四

西夏

三

爲夏王已而降宋賜姓名曰趙保吉保吉死子

德明嗣元昊德明子也西夏屢代皆宋節度至

元昊始叛德明嘗止之曰吾族三十年錦綺皆

宋恩也元昊殂子諒祚嗣號毅宗在位二十年

諒祚殂子秉常立號惠帝在位十九年秉常殂

子乾順嗣號仁宗在位六十二年乾順殂子仁

孝立號仁宗在位五十五年仁孝殂子純佑嗣

號桓宗在位十二年爲安全所廢安全乾順孫

也號襄宗降于蒙古族子遵頊嗣號神宗奔西

涼子德旺嗣號獻宗德旺殂姪覲嗣是爲南平  
王爲蒙古所滅

鑑揚卷四

西夏

五



正德蒙古通鑑

蒙古通鑑卷四

鑑撮

元 自世祖庚辰宋亡始一統終順帝丁未十主共八十八年 自太祖丙寅起至世祖己卯先帝七十四年共一百六十二年

太祖

姓奇渥温名鐵木真蒙古先號韃靼部人卽位于幹

難河建元法天啟運聖武在位二十二年壽六

十歲 太祖用兵如神滅國四十平西夏定疆

域臣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太祖號

爲撥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 耶律楚材者初仕

鑑撮卷四

元

堯

金降于元文事武備罕與倫比太祖傾心任之

楚材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

一事太祖滅默德那國見一獸獨角能爲人言

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是惡殺之

象乃上天所遣者太祖卽日班師楚材之卒也

家藏惟琴劍書史 先是蒙古嘗貢歲幣于金

金主使衛王允濟受其貢太祖見允濟不爲禮

允濟怒會金主歿允濟嗣位有詔至元太祖南

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此等庸奴亦

爲之耶自是與金絕及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難以驟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許我我乃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敝破之必矣言訖而瞑後太宗卒用其策以破金

### 太宗

名窩闊台太祖子在位十三年 太宗遵太祖遺命恃太弟拖雷約宋滅金有天下三分之二信任楚材崇儒興學賦簡刑清號稱太平惜晚年不振遂致奸人弄柄皇后竊權

### 鑑撮卷四

元

李

### 定宗

名貴由太宗子在位六年 時太宗后乃馬眞氏當朝四年尙未立帝定宗任事不三年政皆決于后海迷失法度不一中外離心華人射利耽膺受制女婦變大禍極往古未有

### 憲宗

名蒙哥太祖之孫拖雷之子也在位九年 憲宗委任太弟忽必烈遽遺鼎湖之泣悲夫

世祖

名忽必烈憲宗之弟即位十九年始滅宋一統建

元中統至元又十五年共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

歲 宋幼主入朝皇后弘吉刺氏不樂帝問之后

曰古無千歲不亡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

矣 魏天祐執宋臣謝枋得至燕枋得將行其友

餞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

至京五日而卒初枋得與程雪樓書略云大元制

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

鑑撮卷四

元

三

以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先妣今年棄世苦塊餘

息心死形存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

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也

又與魏容齋書略云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

武下有隨光夷齊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

垂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

魏叔子云書辭失體

元為周武誰為商紂耶子觀其全書辭氣亦弱即同垂青史數語殊涉矜張疊山之人與文較文山

稍遜矣

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至是遣程文海

學士

訪求人才密諭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趙孟頫

宋宗

室及吳澄揭傒斯楊載虞集等帝皆擢用時徵熊禾獨不赴禾力學授徒學者稱勿軒先生 帝嘗

問雷夢炎葉李優劣于孟頫孟頫優雷而黜李帝

曰夢炎為狀元官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

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于孟炎也 孟頫之顏頤矣

帝徵劉因為贊善大夫因辭歸因天資絕人初為

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

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

鑑撮卷四 元 奎

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

扁所居曰靜修 丁氏曰許衡吳澄仕元君子少之獨劉因不仕衡澄皆從祀孔處而

因則不或以因于經籍無所箋註德為本而文為末之謂何也况劉亦有易繫辭說等書耶

太子真金嘗問王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

言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太

子仁孝恭儉中外歸心王恂 侍御史進承華事略太

子覽之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

之名遽能邪人耶張九思 詹事曰正臣防微理固當

然太子善其說既而阿合馬之黨謀危太子太子

憂懼而卒 帝御極以來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

衡姚樞廉希憲王磐竇默等後先登用 許衡嘗

語其子曰我死後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

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衡之言亦自知

其仕之非也 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

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作官嗜利

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衡嘗謂士君子當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

逐末亦有可爲果處之不失義 帝定挖時歷製

渾天儀郭守敬製 通海運以海盜朱清張瑄爲之 開通惠河 帝

鑑撮卷四

元

奎

欲用不忽朮爲相不忽朮曰完澤可向者籍阿合

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稽惟無澤名澤又嘗言

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

時彗星見帝問消變之道不忽朮曰風雨自天

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

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

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

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聖王克謹天

戒鮮有不終因誦漢文帝曰食求言詔帝悚然

帝封僧人爲帝師貶孔子爲中賢分江南人爲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尊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卑之也自寵任桑哥等鉤考錢穀元氣已索頻年征討民不聊生矣

成宗

名鐵木耳世祖太子眞金之第三子也改元元貞大德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歲 帝詔蠲租江浙省臣言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詔可

鑑撮卷四

元

齒

時公田爲民害戶內實無田而戶皆出租帝詔凡官無公田者給以俸民力少蘇 太后建寺五臺山將臨幸御史李元禮疏言不可者五騎從經過蹂躪禾稼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書而不法何以垂後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民勞民傷財四也佛以慈悲爲教不須供獻今太后爲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轍中道端處深宮不祈福而福至矣 時欲開鐵幡竿渠郭守敬議須廣七十步

執政吝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水渠不能容漂  
沒人畜無算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真神人也 御  
史請禁諸路釀酒 蘭谿處士金履祥少學于王  
柏何基得朱熹之傳居仁山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帝末年寢疾宮闈預政宰執擅權是時妖異疊  
見

武宗

名海山世祖之孫改元至大在位五年壽三十一  
歲 帝加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

鑑撮卷四

元

壹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法所以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  
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  
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乎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助我皇元 翰林承旨闕復  
也 阿沙不花 相 見帝容日悴乃進曰八珍之  
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麩是好姬嬪是  
耽是猶兩斧伐枯樹未有不顛仆者也 處士蕭

耐力學三十年不求進有鄉人暮行遇盜詭曰我  
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 帝加宦者李邦寧大司  
徒

仁宗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改元皇慶延祐在  
位九年 仁宗恭儉仁慈尊賢重士誅戮羣奸權  
不下移 郝天挺御史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  
括田久任使禁奸邪獎農務本勵學養士 帝建  
崇文閣于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鑑撮卷四

元

李

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  
廟庭詔天下行科舉期以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  
能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于  
廷賜以及第出身有差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立  
升齋積分之法 有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我服  
御雅不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  
進賢才不可以奢靡相導 帝遣宦者李邦寧釋  
奠于孔子大風滅燭弗克成禮 帝加宦者續元  
暉昭文館大學士

以上二事皆  
仁宗之失也

英宗

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改元至治在位三年 帝

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議禮詔曰追遠報本

之道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乃備法駕服袞

冕恭詣太廟行禮時廷臣言祀禮畢宜赦帝曰赦

不可屢下也殺人獲免死者何辜 忽都魯兒學士

譯進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 帝謂

丞相拜住安童孫也曰朕幼冲嗣業錦衣玉食何求不

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曾有此樂耶卿元勳裔當

鑑撮卷四 元

三

無忝爾祖拜住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陛下委臣

以大任臣有三畏畏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未

周畏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今亦有唐魏徵之敢

諫者乎對曰槃圖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

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有獻七寶

帶者因侍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進賢而

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卻之 帝欲以元夕張

燈張養浩中書諫曰宮掖嚴邃亟宜戒慎帝怒既而

曰非張希孟養浩字不敢言命罷之賜幣以旌其直

時敕建西山佛寺觀音保御史以東作方輿上書  
極諫帝殺之 帝任法無私果于誅戮於是奸黨  
不自安值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鐵失等殺拜住  
遂弑帝于行幄

### 泰定帝

名也孫鐵木兒世祖曾孫也改元泰定致和在位  
五年 帝初封晉王及英宗遇弑以支庶入繼帝  
統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以楊朶兒觀音保皆忠  
臣爲奸逆所戕槩予恩恤 帝受佛法于帝師是

### 鑑撮卷四

元

突

時災異屢見

### 明宗

名和世疎武宗長子在位八月 初武宗傳位于

弟仁宗約以次傳之和世疎仁宗崩奸相鐵木迭

兒固位取寵議立仁宗子英宗乃封和世疎爲周

王出鎮雲南

仍居北部

封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爲懷王

出鎮海南

後徙江陵

泰定崩丞相燕帖木兒謀逆迎圖

帖睦爾襲位圖帖睦爾詭辭曰大兄在北當有天

下必不得已當明著朕志布告中外以攝位之意

於是遣使迎明宗明宗卽位于和寧遣使立圖帖  
睦爾爲太子明宗次于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  
明宗暴崩

圖帖睦爾  
弒之也

圖帖睦爾襲位是爲文宗

文宗

名圖帖睦爾明宗之弟改元天歷至順在位五年  
帝以西僧輦眞吃刺思爲帝師命朝臣郊迎大  
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术魯翀  
舉觴立進曰帝師釋伽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

鑑撮卷四

元

堯

衆爲悚然 帝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啟  
聖王母顏氏爲啟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聖公會  
子郈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  
公 關中旱張養浩散家財賑饑禱雨嶽祠甘澍  
立沛又米價騰踊緡鈔壅不可得米養浩殫心區  
畫民賴以活 范梈工詩文歷官清正謹身守法  
疏食水飲泊如也

寧宗

名懿璘質班明宗之子初封郈王年甫七歲在位

二月而殂

順帝

名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改元元統至元至正在位三十六年初燕帖木兒請于文宗后不答失里議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宗寧宗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尙幼妥歡帖睦爾乃明宗長子理當立遂迎立帝觀此則帝之後帝削后之號而置之死地何耶帝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檢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

鑑撮卷四

元

七

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是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降禍于

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

相傳帝乃宋恭帝

元時止六歲世祖封爲瀛國公後遣學佛法遂居沙漠明宗居沙漠時與之善適瀛國公生子明宗遂乞爲己子詳見何叔正文集并閩人余應詩可證遂俾出居遐陬帝被讓出居廣西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嬭不答失里估其勢燄

舍長立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扶朕踐祚永惟鞠  
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其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  
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咎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  
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 先是燕帖  
木兒挾震主之勢肆行無忌取泰定后爲夫人女  
伯牙吾氏爲順帝后弟撒敦爲榮王撒敦之子唐  
其勢反伯願相殺之是時天示奇變雨血著衣皆  
赤雨毛如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  
變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問遂魯曾曰

鑑撮卷四

元

五

先朝旣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  
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  
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  
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陳  
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  
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曾以  
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伯顏是之遂以眞  
哥皇后配武宗

此等處絕大關係亦見儒術之不疏

武陟縣丞將

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金履祥著論孟考證

許謙序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于朱子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許謙制行甚嚴應世有道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心存當世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 吳萊以著述爲務嘗

鑑撮卷四

元

圭

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也奇者不爲法度所縛也 伯顏專權其從子脫脫憂之乃

與帝謀貶伯顏于南恩州死于路 蠖蠖學士勸帝

務學一日帝閱宋徽宗畫稱善蠖蠖曰徽宗多能

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耳宜其身

辱國破也 帝詔修遼金宋三史以脫脫歐陽立

揭傒斯等爲總裁官脫脫嘗問揭傒斯曰治道何

先曰儲才爲先養之于譽望未隆之時用之于周

密庶務之後可也 揭傒斯請兼行新舊錢以救

鈔法之弊時不能從 帝詔令人入粟補官有匿

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錄者成遵中以為賣官已

非令典况可賣與奸淫之人耶宜奪其秩還其粟

朱公遷林翰勸帝親賢遠佞以回天意公遷用力

于聖賢之道時黃潛士學最少許可特敬愛公遷

虞集士學探本原其經綸之妙一寓于文集論海

運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

里宜築堤捍水為田富民欲官者合其眾分以地

以萬夫耕命為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

鑑撮卷四

元

三

年而征其稅則可以省海運矣 棗陽婦人張氏

生男甫周歲暴長四尺許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

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得隻眼石人時役民開

河民妖人劉福通等作亂以紅巾為號 泰州

張士誠起兵據高郵 明太祖起兵耆儒陶安獻

言曰方今豪傑並起攻城屠邑非有撥亂救民之

心也明公應天順人天下不足平矣 陳友諒陷

安慶余闕孤軍不支自經死闕妻及子女皆赴井

死有謂闕許身太疎者其詩云千載結纓悲子路九泉被髮愧夷吾蓋詆其仕元之非也此亦不

樂成人之美已

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蝗落

溝塹盡平民大飢 明太祖兵克處州有薦劉基

宋濂者卽以書幣徵之創禮賢館處焉 帝遣使

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

運十萬石至京

正濟曰元人歲漕淮米四百萬石今乃哀求反賊譬則富室之城居

者資郭外粟以自給而負郭之田無半畝一旦外粟不來坐以待斃耳謀人家國者可無遠慮哉

陳友諒稱帝國號漢張士誠自稱吳王 明太

祖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其子陳理

走據武昌是役也用火攻友諒弟友仁等皆焚死

鑑撮卷四

元

七

正焚殺閒劉基忽大驚曰難星過請急更舟更畢

而太祖舟爲炮沈矣 明太祖建國號曰吳陳理

降徐達公等勸進太祖卽吳王位諭達等曰禮法

立則人志定建國之初此爲先務 時日旁有一

月一星 皇后弘吉刺氏殂后以禮法自持嘗從

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

曰夜暮非至尊往來之時帝賢之 明兵執張士

誠以歸 明太祖兵至通州帝集后妃太子議避

兵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明年駐應昌府

未幾殂明兵襲應昌皇孫買的里八剌及皇妃寶玉皆被獲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鑑撮卷四

元

五



玉皆被獲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朱棣敗也其時蒙古皇孫買的里八剌及皇妃寶

鑑撮

明傳十五帝共二  
百七十六年

太祖

姓朱名元璋句容人以布衣起兵代元都金陵以  
土德王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歲

初郭子興據濠帝欲入濠城避兵乃祝伽藍曰果  
容余入濠倡義乞許陰狡帝屢得陰遂往子興奇  
之以養女馬氏妻焉帝有安天下之志子興二子  
惡其威名陰置毒酒中邀帝飲帝與偕行中途忽

鑑撮卷四

明

美

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勒馬不去二子問故帝  
曰纔上天說爾以毒酒害我二子股栗而去帝克

滁州立子興爲滁陽王子興尋卒帝遂統其軍

帝召朱升學士問策升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馬皇后嘗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  
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帝嘗謂侍臣曰朕

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  
也罷朝因以語馬后馬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  
臣相保難馬后又嘗謂帝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

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 帝立東宮官謂

詹同尚書等曰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

以付拙工舉賢任才立國之本也 帝求遺書嘗

曰吾每于宮中無事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 帝命劉基中丞

陶安參知政事等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

曉若條緒繁多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非良法

也 帝諭定祀典李善長和等奏有國大祀曰圜

北方澤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時天下府州

鑑撮卷四

明

三

縣官來朝陛辭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

困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

必峻人而厚己當深戒之 元分省左丞何眞奉

表歸附眞當元末居鄉里率眾保障人爭歸之眞

降表至京帝賜詔褒之曰何眞保障安民不勞師

旅先期來歸雖漢竇融唐李勣無以過也 帝命

朱升修女誠謂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

先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與政事政由內出未

有不爲禍本者 帝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并制

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不數傳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預政典兵竟喪國丁

闡寺祖宗之訓其可忽哉

帝建大本堂遣儒臣教授太子諸

王帝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

漢七國事帝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

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

及為帝又輕聽鼂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

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

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為諸

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忠臣之義矣 帝更定太廟

鑑撮卷四

明

五

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長至

帝謂詹同日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自今翰

林為文母事浮藻

常遇春

公

初依大盜劉聚為

聚所愛重聚鹵莽無遠志遇春薄之遂歸帝遇春

所向輒捷自言能將十萬橫行天下人稱常十萬

元史成帝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精數學

從帝在軍中言未來事無不奇中嘗戴鐵冠人稱

鐵冠道人

帝欲以楊憲為相劉基

誠意伯

與憲素

厚以為不可帝怪之基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

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有相才無相器帝曰無踰先生基曰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危

素與黃昇幼同學元末素官學士昇官待制徐達

大將克燕京素與昇約死于難昇投井死素走報

恩寺亦投井寺僧挽出之素因不死達乃以素歸

帝以爲學士一日帝坐東閣側室素至履聲囊囊

徹簾內帝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

將謂文天祥來也素惶恐頓首帝曰素元朝老臣

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謫素和州逾年素

鑑撮卷四

明

堯

卒 帝手書問劉基天象事基上言雪霜之後必

有陽春宜少濟以寬 帝欲征沙漠謂諸將曰今

天下一家尙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元未

獲戀戀一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

問 初桂彥良被薦召爲正字帝諮以治道對曰

道在正心 相胡惟庸 素恨劉基奏基善相地以

談洋有王氣欲圖爲祖墓請加重辟帝不聽但奪

基祿已而基卒基通天文元末舉進士授高密丞

未幾投劾去嘗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人以為狂

基歸田著郁離子十卷帝定金華基陳時務策帝

嘗曰伯温基吾子房也正德間賜詔曰劉基學為

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

豈閒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

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上無雙閒國文臣

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

穀封畱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

諡文王保保卒妻毛氏亦自縊死帝嘗謂羣臣

曰王保保真男子也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於是

下詔求言葉居昇訓上言三事曰分封太侈用刑

太繁求治太速其言分封略曰秦晉燕齊諸國都

鑑撮卷四明全

城宮室亞于天子臣恐尾犬不掉變生不測漢晉

已事可為寒心靖難兵起其言驗矣帝自製皇陵碑文以

儒臣詞多粉飾不足為後世子孫戒也文中敘述

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窮景若况讀之槍懷帝定致仕官居鄉

禮族內序尊卑其外祖家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等

禮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次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

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第井中醴泉湧出邀

帝往觀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言狀氣方

勃舌馱不能達意左右搥亂下右臂將折猶指

惟庸第帝悟登城望其第刀架林立卽發兵掩捕  
磔于市株連死者無算宋濂學士之孫宋慎亦坐胡

黨誅並械濂至京欲誅之馬皇后救之得發茂州

安置 帝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凡有重囚下衛司

推勘 帝詔選高僧入侍諸王命道衍往燕王府

道衍姓姚名廣孝祝削也髮妙智庵通兵機嘗至京

口賦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

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有潮通鐵

甕野田無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

鑑撮卷四

明

全

眼倦看其黨宗泐見之曰汝薄南朝矣靖難兵起

皆廣孝贊成廣孝嘗侍成祖宴時天寒甚成祖出

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 廣孝應聲曰國亂民 李文忠公 帝甥也母早卒

文忠嘗牽帝衣而戲帝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從

帝征討屢建奇功文忠卒子景隆襲封 侍臣有

言善惡之報多爽者帝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

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

蜀王椿帝第十子 闕西堂講書命僧來復作箴以自

警來復工詩文嘗承召賜食賦詩謝恩詩內有殊

域字帝大怒曰詩用殊字是我爲歹朱耶遂誅之  
疑皆選入者來復 庶吉士解縉嘗草封事萬言  
誅而廣孝不何也

帝嘉之又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

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

靖難後成祖召縉入閣辦事仁宗在

東宮失成祖歡適成祖出虎顧衆彪圖令縉題句縉題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

祖見而生感

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李善長請

免其親戚數人帝怒賜善長死復命楊靖肅清逆

黨凡殺功臣十九家 帝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

入武當山修煉浩浩自如時稱爲張邈邈對人或

鑑撮卷四

明

全

終日不語語則皆本忠孝或數月不食一食升斗

輒盡 帝以孟子草芥寇讐之說太甚欲去孟子

配享且命金吾射之錢唐

尙書

袒胷受箭曰臣得爲

孟軻死帝命醫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 彭

友信以貢至京遇帝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

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續之友信

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明日

召入朝授北平布政司 學正吳從權等至京帝

問民閒疾苦皆對曰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帝曰

胡瑗爲教授教以治兵治民等事汝所教何事耶  
其竄之極邊爲學校戒 太子薨立允炆爲皇太

孫以黃子澄

修撰

侍東宮講讀

蔣瓛

指揮

告藍玉 公

謀反磔玉于市坐黨死者二萬人

帝命天下人

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

徇于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

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每村置一鼓遇農種

時月清晨聞鼓聲皆會田所及時力田 帝停遼

東海運詔議屯田法 帝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

鑑撮卷四

明

金

行羣臣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天左旋日月

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

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于天氣清爽

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中此觀之則是右旋

初元御史福壽死節帝禮葬之 帝以淮右布衣

託身皇覺寺倡大義入濠遂成帝業眞天授也

建文帝

乾隆元年追諡建文帝爲恭閔惠皇帝

名允炆太祖之孫改元建文靖難兵南下遜位在

位四年 帝以齊泰黃子澄參國事以方孝孺直

文淵閣

廢周王櫛

太祖第五子

爲庶人時有告周王

與燕湘代岷四府謀不軌者帝召子澄泰謀之泰欲先削燕子澄曰宜先取周翦燕之手足燕乃可

圖也

時熒火守心程濟

教諭

上書言北方兵起期

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第

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下濟獄 時燕齊

皆有告變者帝問子澄曰孰當先討對曰宜亟討

燕召泰問曰燕王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對曰但

鑑撮卷四

明

合

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

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帝然之

高魏

都督府斷事

上書曰高皇帝封建諸王爲子孫計至遠也夫何

地大兵彊易以生亂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臣

愚謂勿施鼂錯削奪之策當效主父偃推恩之議

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

而自弱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賢如河閒東

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

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

不順者故不聽

燕王入覲登陛不拜曾鳳韶

御史

劾燕王不敬帝弗問卓敬

侍郎

密奏曰燕王酷類先

帝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

以絕禍本帝不聽已而燕王還國 太祖小祥燕

王遣世子高熾及高煦高燧入臨齊泰請畱之子

澄不可世子兄弟皆徐輝祖

公

甥也輝祖亦請畱

之且言高煦無賴他日必爲大患帝竟遣還高煦

陰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廢岷王榘執湘

王柏柏闔室自焚又廢齊王榑幽代王桂 命宋

鑑撮卷四

明

金

忠

都督

率兵三萬選燕府護衛精銳悉隸麾下屯開

平密勅張昺

侍郎

謝貴

都督

圖燕燕靖難兵起矣時昺

貴圍府第燕王以計擒斬之先是齊泰以張信

指揮

爲燕王所信任密勅信執燕王信以告母母曰汝

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不可也信乃具告燕王燕王

乃誓師

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

言欲法周公輔成王上

書請誅齊泰黃子澄於是帝命耿炳文

侯

等帥兵

北征赦程濟出獄充軍師帝諭諸將曰昔蕭繹舉

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

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  
父之名炳文與燕王戰于眞定大敗於是子澄薦  
李景隆代之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  
梁豎子耳趙括今復見矣燕兵攻大寧景隆敗子  
澄等匿不以聞 景隆與燕王戰于白溝河平安  
指 瞿能督都直前搗陣燕王馬三被創瞿能幾及之  
會旋風起南軍亂景隆大敗適鐵鉉政參自臨邑還  
悉力捍禦事聞擢鉉兵部尙書召景隆還朝以盛  
庸督都代景隆總兵事 盛庸鐵鉉等與燕王戰于

鑑撮卷四

明

全

東昌庸軍圍燕王數重朱能燕指突圍翼王出張

玉燕指沒于陣燕王大慟 盛庸與燕兵戰于夾

河曾北風起飛沙漲天庸大敗 燕王又與吳傑

戰于藁城會大風起發屋拔樹南軍大潰白溝夾

燕凡三得風助 帝謫齊泰黃子澄實使出諭燕罷兵燕

王乃上息兵書帝遣薛嵩少卿齎報書往燕師燕王

問嵩臨行上何言嵩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

暮卽旋師燕王曰噯是不可給三尺兒嵩不能對

左右欲殺嵩燕王令護嵩歸 時師老餉匱方孝

孺言于帝曰燕父子兄弟可閒也世子見疑王必

北歸王歸而我事濟矣帝善之乃作書許王世子

燕地遣張安千戶如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押安

俱至王所時黃儼燕官素附高煦卽馳使告世子

且反燕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

竟書至燕王啟視歎曰嗟乎幾殺吾子 皇少子

文圭生靖難後廢爲建庶人幽于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後英宗念庶人無罪出之鳳

陽年已五十餘矣 燕兵日南徐輝祖奉命援山

東與何福總兵等大破燕兵俄而召輝祖還何福孤

軍無援卒敗于靈壁 燕王誓師渡江帝召方孝

孺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

事者此賊也帝遣諸王如燕師請割地講和燕王

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諸王曰大兄洞見之矣

燕兵薄金川門李景隆開門迎燕王入城徐輝祖

迎戰敗績帝命發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帝

欲自裁程濟止之適內官昇一紅篋至曰此太祖

所遺劉基也曩受命臨大難則發於是發篋得

度牒及袈裟剃刀程濟曰數也乃爲帝祝髮從水

關出亡從亡者楊應能

教

葉希賢

御

俱祝髮稱比

北程濟稱道人自神樂觀啟行往雲南至西平侯

沐晟家已而結茅白龍山時嚴震直

尚

書奉命密訪

忽與帝遇于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

臣自有處是夜震直自縊于郵亭中正統五年帝

出雲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僧白官府迎至

藩堂南面趺坐自稱朱允炆曰前胡濙

給

事名訪張

邇邇實爲我也夙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鄉土

耳藩司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命經侍

鑑撮卷四

明

笑

太監吳亮審視一見卽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

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爾以手據地戲餌之

豈遽忘乎亮伏地哭是夜亮自縊死於是迎入大

內號稱老佛程濟曰今日方終吾臣職矣往雲南

焚庵散其徒後帝以壽終葬西山 帝頂顱頗偏

太祖嘗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太祖嘗命

咏新月懿文太子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

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已有清光徧九州帝

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

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以俱非吉兆也 燕王清

宮詰問帝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

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 燕王殺齊泰黃子

澄方孝孺鐵鉉練子寧副都卓敬暴昭尚書高翔御史皆

族誅泰子澄妻發教坊司孝孺朋友門生坐死者

八百七十三人鉉被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

得遂磔之子寧被執語不遜斷其舌燕王曰吾欲

法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探舌血書地上曰成王安

在卓敬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

鑑撮卷四

明

全

罪神色凜然 劉璟長史逮繫至京見燕王猶稱殿

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獄辮髮自

經死 連楹御史立金川門下數燕王命收之延頸

受刃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劉端寺丞被執不屈

命劓其鼻燕王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曰

我猶有面目可見皇祖遂捶殺之 梅殷都尉擁兵

淮南燕王迫公主嚙指血作書招之殷還燕王迎

謂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燕王憾之 燕王

殺景清時諸臣既死清獨委蛇侍朝人皆疑之至

是緋衣入朝會司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燕王  
乃收之得所帶利刃詰之清毒罵不已抉其齒巛  
血御衣燕王命以鐵帚刷其肉至盡

成祖

名棣太祖第四子都北京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  
年壽六十五歲 帝命解縉學士等選新進士有才

識者就文淵閣肄業得二十八人庶吉士周忱自  
陳年少願進學帝曰有志之士也增忱二十九人  
命縉領其事 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丰垂十

鑑撮卷四

明

平

年始還

不爲三丰也

安南黎季犛逆命帝命朱能公

張輔侯

等討平之改安南爲交阯定爲十七府

帝幸東苑觀射皇太孫連中帝大喜

時文武羣臣四方朝使畢

集帝出一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對曰一統山河日明明

虞謙御史巡視

兩淮奏穎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貨皇太孫馳諭  
之曰軍民待哺嗷嗷卿等尙從容奏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 帝命王福等征本

雅夫里福全軍覆沒帝親征

次元石坡勒銘曰維日月明繼天地壽元

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至幹難  
河本雅失里戰罷遁去遂班師次擒胡山勒銘曰

瀚海爲鐔天山爲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  
泉勒銘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  
武

戶部奏報賑給饑民糧數帝曰國家儲蓄豐  
年則斂凶年則散隋饑文帝不開倉末年計所積  
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  
滅亡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卽行賑給 阿魯台遣

使來納款請併女真吐蕃諸部屬其約束帝以問

侍臣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犬學曰此輩狼子野心

使各爲心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

謀也帝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帝

鑑撮卷四

明

全

殺周新按察新以劾奸被殺帝悟其冤問侍臣曰新

何處人對曰廣東帝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

矣 帝賜陳懋侯時鎮守寧夏書曰邊鎮須有備大抵禦

寇之道堅壁清野最上計也 漢王高煦不法帝

欲殺之太子救之徒封高煦安樂州 初燕兵入

城胡廣解縉等約同死于難既而縉使人伺廣廣

方呼家人曰外閒鬧甚可看猪縉聞而笑曰一猪

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乎縉與廣嘗同侍文淵閣

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

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帝曰定生女無疑  
矣後果生女遂訂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  
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乃曰薄  
命之婚皇上主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  
其後禎亮蒙宥女卒歸解氏 帝北征途次不豫  
下令將士嚴部伍謹哨瞭遂崩

仁宗

名高熾成祖子改元洪熙在位一年壽四十八歲

帝賜蹇義

少傳

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鑑撮卷四

明

三

凡政有闕失卽用此印密奏

初黃福

尙書

治交趾

徇民所好祛民所惡至是召還交人號泣 帝寬

黨籍之禁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

典

帝閱廷臣誥命謂楊士奇

少保

等曰朕行有未

善卿等當盡言因取誥命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李時勉

侍讀

條陳時

政帝怒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肋已斷其三已而

斷骨忽自接竟愈

帝聞淮徐民乏食召楊士奇

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帝

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其卽書詔帝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左右言地方千餘里其閒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帝曰恤民寧過厚 蹇義等奏事承天門畢帝曰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見帝曰士奇當知之士奇曰不知帝曰天命也歎息而起遂不豫已而召太子于南京

時留南京監國

乃

崩

宣宗

名瞻基仁宗子改元宣德在位十年壽三十七歲

鑑撮卷四

明

三

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

尙書

楊士奇楊榮

少傅

帝曰交趾用兵生靈荼毒今欲仍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如何義原吉對曰文皇帝二十年勤勞不可棄也士奇榮曰交趾自漢唐以來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嘗喪師費財不可殫述漢元帝罷珠崖前史稱之帝曰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也旣而冊封陳嵩爲安南國王 帝諭夏原吉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河南新安縣知縣陶鎔先給

後聞能稱任使母拘文法責其專擅 漢王高煦

反帝親征以書諭之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

受誅成于伍被王若能悔過即擒倡謀者來獻高

煦不答已而官軍執高煦以獻遂廢為庶人繫大

內道遙城一日帝往觀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帝

仆地帝大怒命舁銅缸覆之高煦有力負缸起乃

積炭缸上燃火銅鎔而死 交趾黎利圍鎮城藩

帥使何忠知州懷奏請王師忠夜出城遇害 帝命

山雲都督鎮守廣西雲最廉廣西帥府老隸鄭牢性

鑑撮卷四

明

畜

鯁直雲問之曰世謂將不忌貪我亦可貪否牢曰

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汙點墨終不可湔洗

也雲又曰人言土彝饋送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

何牢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

畏蠻子耶雲笑而頷之太祖開國初用皂隸葉春

皆不貪除春參 林碩浙江按察被裝可力中官時督

誣奏帝命逮碩至親問之令碩復任勅責可力中

外頌盛德 帝廢胡后胡后無過帝亦悔之 夏

原吉嘗夜閱文卷撫几太息其夫人問之原吉曰

此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原吉天性

和平嘗有從隸汚所服織金賜衣隸懼欲逃原吉

曰汚可浣也何懼焉有吏壞所寶古硯匿不敢見

原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也慰道之當時卿大夫

雅量推原吉第一 沉鍾為蘇州知府剔弊除奸

蘇人呼為沉青天 帝令北直地方民閒新墾田

永不起科 帝下詔求賢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

言招隱詩賜諸臣 黃淮辭歸帝餞之西苑太液

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 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  
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

鑑撮卷四

明

釜

直奎璧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鞞躬

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羣彥

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

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

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

情雷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洽

涵碧藻揚柳芙蓉相映好息鷺鴻鸞弄晴波紫霧

紅雲拂瓊島芳艸在組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

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廷闕身江湖雁宕峯高攀

不及中有謝公舊遊跡采芝鬪苓可長年應在天

南憶 陳瑄 伯 開漕渠罷海運 周忱 撫 奏定濟

農倉之法耕種之時貧民每戶給米二石秋成照  
數還官遇水旱令各郡大發濟農倉米賑貸

英宗

名祁鎮宣宗子改元正統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

還居南宮 帝以王振太監掌司禮監事閱武于將

臺土木之禍基此 太皇太后張氏宣王振至曰汝侍皇

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帝跪請宥之得免 時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

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張太后王

振因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

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

為府同知張太后聽之自是振漸捃摭內閣之過

鑑撮卷四

明

矣

是時楊榮已死得無閒言 王振嘗謂三楊曰天

下事多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後

當何如溥乃薦苗衷等入內閣士奇不悅溥曰一

日內閣出片紙指某某入閣吾輩束手矣此數人

尚是吾輩人也士奇服其言初溥繫獄十年勵志讀書或止之曰讀書

何用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帝嘗呼王振為老先生 王祐

侍郎貌美無鬚振一日問曰侍郎何無鬚祐曰老爺

無鬚兒安敢有鬚 雷擊奉天殿鴟吻劉球侍疏

言王振專權振下之獄使小校持刀斷球頭 吳

中師少性貪鄙其妻甚嚴正一日迎誥其妻呼子宣

之問曰此誥辭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

亦翰林代草耳妻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吳中一

篇詰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

之雖恚仍彊作笑容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

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瑄乃以瑄為大理卿或勸

瑄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已而

振嗾言官劾瑄下獄大臣申救得免瑄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潛

心道王振往視太學李時勉時為祭酒不為禮振誣

鑑撮卷四

明

卷

以事枷時勉于國學門時勉與陳敬宗南京祭酒齊名

時稱南陳北李于謙巡撫忤王振貶為大理少卿

仍畱巡撫任謙每人京無土宜餽當路嘗有詩云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

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羅亨信巡撫上言也先俟

釁入寇宜設備不報時河決張秋入海尋決熒

澤入淮河決之患自商已然漢時決酸棗決瓠子

東漢及宋初並解河患宋熙寧間始決澶州北海

斷絕河道南徙分為二派一達于淮一入于海黃  
河入淮自茲始矣隋唐以前河自海淮自淮各自  
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

遷徙之大略也然前代河決惟壤田廬至明及今並妨漕運故治河尤爲先務

瓦刺也

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

駕至土木爲也先擄去先是北兵夾攻尙書曠

曠一從野

請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王振不從

遂畱北庭百官死者張輔曠學曹鼐等凡數百

人軍士死者無算王振在圍中將軍樊忠持鐵鎚

鎚殺之帝至敵營盤膝面南坐或勸也先殺之

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猶華言大人也曰那顏

安用此人在旁開口大明天子安得害之當報中

鑑撮卷四

明

矣

國遣使來迎衆皆曰者者然於是送帝居伯顏帖

木兒營伯顏也先之弟也

孫太后命郕王權總萬幾以

于謙爲兵部尙書籍王振家鬻其姪王山于市

族屬無少長皆斬之

景帝

名祁鈺英宗之弟初封郕王英宗北去奉孫太后

命卽位遙尊英宗爲太上皇帝改元景泰在位七

年也先寇紫荆關廷臣議南遷于謙厲聲曰言

遷者可斬也靖康覆轍奈何蹈之謙遣兵馬司悉

燒城外倉塲草料曰無以資寇也

許貴大同言

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者遣使賂方入

穹廬而敵騎已至關口中國與也先有不共戴天

之讐理不可和也先貪而多詐勢不可和若能使

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

土木之變謙之功大矣當也先擁英宗諭

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國有君矣彼挾英宗為奇貨而我淡漠應之則其氣已奪謙謀豈不偉哉不

然鮮不為南宋矣

也先遣人來議和命楊善御往報之

史

善至也先甚喜於是設宴餞英宗伯顏亦餞焉拍

顏送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矣

若也先伯顏如劉聰吳乞買則英宗

鑑撮卷四

明

先

其不為懷愍徽欽乎

英宗至京與帝相持而哭英宗居南宮

淮徐大饑王竑僉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

李賢郎中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

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

民心

商輅

學士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

上言口外田地極廣

守邊之要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羊祜皆

有明效

帝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

未幾卒

改封皇

太子見深

英宗長子

為沂王初帝欲易儲語金英

太監曰

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

謂見濟

英曰東宮生日是

十一月初二日

謂見深

帝默然

張睿

侍郎

劉鉉

祭酒

並

母喪奪情林聰

給事

抗言忠孝大節所關宜令終喪

且時無金革請循舊章

廖莊

少卿

章綸

郎中

鍾同

御史

疏請帝朝英宗于南宮復汪皇后于中宮

景泰三年廢居

別宮

復沂王于儲宮帝怒俱予杖鍾同杖死

帝不

豫王文

內閣

與王誠

太監

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

其事漸洩與安

太監

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王文曰

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羣臣乃請早擇元良以安人

心奏上不允石亨

侯

知帝疾必不起乃與徐有貞

鑑撮卷四

明

一百一

副都

曹吉祥

太監

謀迎英宗復位遂揚言敵騎且薄都城

又言王文于謙取金牌勅符迎襄王世子去矣

吉祥入白孫太后命亨等率兵以迎吉祥收取諸

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遂薄南宮毀垣壞門而入

掖英宗升輿遂復位已而殺于謙及王文等籍其

家廢帝仍為郕王未幾郕王薨

英宗之雷北庭

也隨侍者袁彬哈銘調護甚至至是俱擢指揮

英宗復位

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在位又八年前後共二

十二年北狩一年居南宮六年壽三十八歲 襄

王瞻來朝帝送至午門襄王頓首曰願皇上省刑

薄歛為天下自愛 耿九疇都御史李賢內閣等皆下

獄曹吉祥等陷之也俄而大雷電風拔吉祥門外

樹翼日九疇等皆赦出 楊瑄御史劾曹吉祥石亨

恃迎立功恣橫謫瑄遼東 岳正修撰言吉祥等恐

為變謫正肅州正自題畫像云岳正好只是大膽

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帝嘗謂左右曰岳正好只是大膽正既謫帝思之如

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

鑑撮卷四

明

百

靡憾也 吳與弼處士被召至京授左諭德與弼以

秩卑不就職李賢薄之與弼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于謙之

殺也徐有貞實陷之至是帝悟謙冤深惡有貞遂

發金齒為民初帝嘗密謂于謙曰徐有貞奸邪豈

堪為祭酒恐被教壞後生心術 石亨謀反下獄

死亨姪彪侯同謀亦伏誅 帝一日與李賢言及

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

示後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何必奪門且內府之

門豈可奪使當時景泰左右先知之亨輩何足惜

不審置陛下於何地帝曰然此輩不過貪圖富貴耳曹吉祥謀作亂伏誅初正統時京師旱御巷小兒歌曰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蓋雨地者與弟城隍者郟王再來還土地者復辟也阿羅入河套寇延綏河套地肥可耕桑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郡趙元昊所據以爲國者也明初殘元諸部落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漸失其險始渡河犯邊茹文中年一百十歲文中究心書史而澹于勢利帝召見溫旨褒之帝

鑑撮卷四

明

三

不豫諭勿以嬪御殉葬

憲宗

名見深英宗子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

歲時宦官用事王淵給事等上言近有無恥大臣

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今後請

嚴結交之禁大小政事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

計議天下幸甚周制以冢宰統閤寺漢制以宰相監宮中宋以宦官屬宰相樞密制

閹宦之法莫良于宋初盛顒御史劾石亨不法謫知束鹿縣

顯治縣有聲縣介真定保定二府閒鄰境爭赴貿

易郊外有荒地遂聚以成市人因目爲清官店

李賓尙書奉勅賑濟流民議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

送監讀書帝不許曰學校豈出錢穀之所耶李

賢奔父喪還京乞終喪不允命入閣視事羅倫撰

劾之帝惡其狂貶之帝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

九江船鈔舊制此二處無收船鈔之例景泰中始設後以歲歉商賈不通議停至是復徵

固原土官滿四反官軍討之失利旣而項忠都

史等討擒之忠堅主坐困之策故捷帝命大臣

議慈懿皇太后錢氏葬所彭時相曰當合葬裕陵

鑑撮卷四

明

五

或云慈懿無子宜別葬時執不可遂如時議諡孝

莊祔廟時延綏用兵日久廷議欲預徵邊餉楊

鼎尙書上疏曰民罷財匱何可復議預徵夫千里餽

糧陸輓則艱舟運則易今之黃河卽漢唐漕運故

道也若做古人倒倉之法以芻粟分貯水次溯流

徐運何憂不濟舟楫旣通不惟民困得蘇且可帶

解鹽數十萬以溢淮課此萬世利也從之帝定

漕米長運法舊例軍民互相轉運至是令官軍徑

赴江南水次交兌遂成良法帝復設蘇杭鈔關

以戶部奏京庫歲用不足也又增置工部屬官三員往蕪湖沙市杭城南專理抽分帝好寶玩命

兵部查宣德閒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劉大夏時

兵部郎中先入檢得之藏置他處都吏檢查不得項忠

時爲兵部尙書答之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既而忠呼都

吏詰之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

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雖存亦當毀之

尙何追究其有無哉忠出位揖謝曰公陰德不細

此位不久屬公矣後大夏官兵部尙書朱英總督兩廣積

鑑撮卷四

明

三

羨四十餘萬悉付司計者不上聞或問之英曰若

進以希寵一有亟需從何取給英每有建白皆以

愛民爲主帝置西廠命汪直太監提督官校刺事

商輅相疏直罪惡帝革去西廠已而仍復西廠命

汪直仍前刺事覃吉東宮內官輔導東宮動作舉止

悉道以正嘗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天下有賢

主足矣阿丑中書善詼諧一日作醉人狀一人伴

曰某官至佯罵如故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

矣卽帖然或問何故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

子時王越

都御

陳鉞

都御

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

直持雙斧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

指王

馬文升

都御

整飭邊務

汪直嫉之

下文升

獄

始此

帝命汪直討建州

等劾項忠下忠獄忠廷辯慷慨得除名時王越尹

旻

尚書

等謁直皆行叩頭禮長跪稟事獨項忠馬文

升

不少屈

陳建曰君子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項馬之除名諱成母為王尹之包羞忍

恥

祝瀾

監丞

奏天下府州縣廟像請易木主部議

瀾安奏謫雲南經歷

瀾奏有理何乃被謫

王信

湖廣都督

上言

鑑撮卷四

明

臺

湖廣苗蠻實無能為但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

今但慎隄防其患自息 帝復罷西廠先是永樂

中設東廠以刺奸至成化設西廠以別東廠也

陳憲章

檢討

究心理學嘗曰為學須在靜坐中養出

箇端倪

徐鏞

御史

等劾汪直與王越戴縉

為心腹天下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於是罷直

并其黨

林俊

外員

疏斥僧繼曉欺罔梁芳

帝大怒下俊獄

王恕

尚書

抗疏申救懷恩

解俊之下獄也事且不測懷恩望大臣疏救不至

見恕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章瑾以進奉  
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懷恩不肯傳帝命覃  
昌傳之懷恩慙余子俊尚書進諫子俊謝不敏懷恩  
歎曰吾固知外臣之無人也時有紙糊三閣老  
泥塑六尚書之謠  
陳選廣東布政布衣韋帶客至瓦器蔬食無愧色之官  
廣東騎驢出都門其志以聖賢自期海內欽仰之  
夏寅布政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  
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孝宗

鑑撮卷四

明

真

名佑檜憲宗子改元卯治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

歲

帝詔求直言

時星變

鄒智

庶吉士

言星變者陽不

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萬安相劉吉相

尹直

尚書

小人也王恕王竑

尚書

彭韶

都御史

君子也君

子不進小人不退宦官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

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智四川人年十二能

文章家貧居龍泉庵掃樹葉焚之讀書達旦舉鄉

試第一成進士

智領鄉薦時郡人集觀智馬上口  
占云龍泉庵內苦書生偶竊三巴

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大相驚智獄  
中寫懷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

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人紫宸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馬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亦何悲

帝詔議祧廟禮祧懿祖神主別建廟以奉之歲暮合享則祧主仍居舊位應古禘祭之

制一正濬上所著大學衍義補 帝詔議孔廟從

祀程敏政少詹言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者

乃可從祀若戴勝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

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

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

廉皆宜黜祀謝鐸祭酒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

### 鑑撮卷四

明

三

帝命廷臣議之吳寬學士以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

不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 劉吉屢被彈章

仍加官進秩人稱爲劉棉花言愈彈愈起也 帝命李東

陽參與機務東陽四歲能作大字景帝召見抱置膝賜珍果 帝籍李廣

監太家搜得一收簿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

百石黃米金也白米銀也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諸人爭赴

壽寧侯張鶴齡求救事得解 華昶給事疏言考官

程敏政實題與徐經唐寅詔黜徐經等爲民令敏

政致仕 陝西地震馬文升疏曰陝西沿邊地震

不已此外敵侵陵之兆也中國兵衰將懦文恬武  
嬉亟宜修德弭災 帝倚任劉大夏每召入內廷  
議政雖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 帝命建延壽塔  
劉健相等諫曰梁武餓死臺城宋徽身斃五國皆  
信佛之君也方今天災民窮賑濟無措若省寺塔  
之費活生靈之命豈非延壽之道 太皇太后周  
氏崩諡孝肅葬裕陵先是帝召劉健等議祔葬禮  
健等對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  
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  
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有三后並祔者三后一繼  
立一所生母也帝曰二后已非三后猶非禮也朕惟孝穆  
太后朕生身母別祀于奉慈殿今朕欲奉太皇太  
后于仁壽宮前殿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其詳  
議之吳寬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  
皆爲別廟自漢唐以來亦然宋始有並祔祭者原  
屬非禮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  
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追尊  
祔祭實不合禮於是奉孝肅周太后於奉慈殿中

室孝穆紀太后居左中外稱合禮焉

初帝母紀妃有娠萬貴妃

悲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乃誕帝

初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弭璧

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弭璧延款于家屬題畫

鳩文祥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

恩安銜之

### 武宗

名厚照孝宗子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一

歲 帝新卽位劉瑾舊東宮太監等用事 劉大夏劾

劉瑾瑾欲置之死李東陽救之得釋 韓文尙書劉

### 鑑撮卷四

明

覓

健等請誅劉瑾等王岳

司禮監

范亨太監等助之帝乃

詔捕瑾等下獄瑾反訴岳等交通外臣肆行無忌

帝立命收岳等繫獄已而命瑾掌司禮監太監聚

提督東廠谷大用太監提督西廠諸閹益橫 先是

朝臣共攻瑾等期在必誅許進尙書曰此屬疏斥足

矣若竟其事恐有甘露之變已而果貽縉紳之禍

劉健謝遷

相

罷歸李東陽祖餞泣下

有士歐東陽出亡投

以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

時無東陽

善類盡矣昧良

劉瑾于私宅票旨科道部屬皆

鼓舌小人之尤

行跪禮

戴銑

給事

等請黜權閹俱繫獄王守仁

主事

疏救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

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唐守仁知

不免遂乘夜伴投江地履浮水上浙司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山遠遁或問

之日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

初李夢陽

主事

下獄書片紙與

康海曰對山

海字

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海詣瑾夢

陽得釋

楊一清

總制

下獄王鏊

相

李東陽救之得

釋

時有投匿名帖于丹墀者帖言劉瑾亂政瑾

收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暴烈

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暮悉械送錦衣衛追究

鑑撮卷四

明

章

東陽力言于瑾得釋

張永

太監

言于帝曰劉瑾反

形已具宜早擒之且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帝命

禁兵執瑾詔多官廷鞫坐瑾謀反凌遲三日

時

流賊橫行命谷大用討之賊舟至狼山遇颶風舟

覆賊盡死谷人亮

大用兄也

等冒功膺爵 帝命調邊

兵入衛京師於是江彬

大用遊擊

入京 秦王維焯請

關中田為牧地廷臣請勿與帝怒令內官促草制

梁儲

相

上制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

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姦人

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母  
多養士馬毋聽姦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帝覽制

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

朱寧

都督卽錢寧也本內臣家人被寵賜

國姓後籍寧家胡椒至三千五百石

江彬

都督亦賜姓朱誘帝出居庸關至

宣府令僧與婦人共車婦人各捧氣毬車旣馳交

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大笑初彬于宣府治行宮

輦豹房珍玩實其中帝樂焉每稱曰家裏 寧王

宸濠反殺孫燧

巡撫許逵副使

宸濠信帝星明江漢之

言聽舉人劉養正計

養正講道學

率兵攻安慶

王守

鑑撮卷四

明

聖

仁撫起兵討宸濠

是時守仁已奉命往平福建之亂

入南昌宸濠

還救守仁敗之于鄱陽湖宸濠保樵舍守仁縱火

燒之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就擒歎曰昔紂

用婦人言而亡我不用婦人言而亡

初宸濠蓄異志婁妃泣諫

不聽至是守仁求婁妃屍葬之

帝下詔南征時王守仁捷書未

至諸邊將在豹房者皆獻擒宸濠之策於是帝自

稱大將軍江彬張永張忠

太監

皆稱將軍所下璽書

改稱軍門檄未幾守仁奏至江彬欲縱宸濠俟帝

親擒之守仁不聽遂械宸濠由浙河進守仁見張

永備陳利害永然之遂以宸濠付永永見帝備言  
守仁之忠時張忠譖之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  
來永密報守仁守仁被召卽就道忠復拒之守仁  
入九華山宴坐永復以聞帝曰王守仁學道人也  
是時帝在南京禁民間養猪及貨賣宰殺以朝  
廷姓  
朱與猪同音也旬月  
之閒到處減價殺賣  
先是帝命張忠捕宸濠餘  
黨江西苦之守仁待北軍以禮北軍曰王都堂不  
可犯也 帝班師賜宸濠死已而帝寢疾豹房崩  
帝無嗣迎與獻王世子厚熹卽位

鑑撮卷四

明

五

世宗

名厚熹憲宗之孫與獻王之子改元嘉靖在位四

十五年壽六十歲

帝命議興獻王稱號毛澄

尚書

請于楊廷和

相

廷和書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

之乃議以益王了厚炫嗣與獻王稱孝宗爲皇考

與獻王爲皇叔父與獻王妃爲皇叔母帝曰父母

可互易若是耶其再議於是張璁

學士

等疏言時議

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抱定陶濮王陳迹耳漢

哀帝宋英宗育于宮中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乃繼

統非繼嗣也況與獻王惟生皇上一人不可以爲人後孝宗本有武宗爲之子不應重爲之後於是帝尊與獻爲太皇帝尊妃母爲太皇后楊廷和堅持已說封還御批會乾寧宮小室災廷和以爲與獻帝后加稱未協帝心動乃議以孝宗爲考以與獻爲本生旣而桂萼主事疏言當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而朝廷附廷和攻張璉桂萼於是何孟春侍郎楊慎修撰廷和之子等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大內帝命錄爲首者下獄慎等乃撼奉天

鑑撮卷四

明

三

門大哭哭聲震闕

世稱慎有學問此是何學問耶

帝怒逮何孟春

等分別戍邊予杖

有杖死者

已而定議稱孝宗曰皇伯

考孝宗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聖

母 帝一日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

費宏

相

曰國初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

帝問張璉桂萼對曰唐開元禮原有皇后廟見之

文永樂時止謁奉先殿非祖制也宏曰開元禮不

可爲法席書

都御史

曰璉所引皆婚禮今行大祭禮

不可附會

璉萼曰周禮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

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  
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宏等不能難於是帝奉太  
后行謁廟禮 帝謂侍臣曰朕觀唐書見宦官李  
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皆恃功驕恣然代宗去之  
甚易惟在人君斷與不斷耳漢末宦官尙無兵權  
唐世以兵授之遂劫脅天子廢立在其掌握使無  
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 王守仁 伯 討平廣西  
叛蠻捷聞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霍韜 詹 言  
守仁撫勦得宜以一肩分聖明南顧之憂乃不以

鑑撮卷四

明

萬

爲功反以爲罪乎傳曰闔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

夫出疆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有便

宜行事之旨乎疏入不報 時張璠進大學士秉政盡

革天下鎮守太監民慶更生 湛若水侍郎進所撰

格物通要一百卷 林希元 評 上荒政叢言其言

曰救荒有二難用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

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

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

已死貧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

寬恤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糶糴權興工作以助賑  
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  
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  
遣使 帝改稱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 帝改張

璵名孚敬

璵奉公守正第果于自是人以是少之

張延齡

鶴齡之弟皆慈

壽皇太后弟也初李夢陽疏陳六漸末言貴戚驕橫之漸指鶴齡兄弟也

以眚眚殺人

下獄論死其兄壽寧侯鶴齡削爵

董懷理

科言臣

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久矣請令各邊

撫按親歷相度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

鑑撮卷四

明

臺

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至于鹽  
法大壞宜先設餘鹽欲設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  
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  
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兩利而國課充矣

帝詔加乘一直人禮部尚書陶仲文方少師時

倭寇浙東朱統巡捕斬通番九十餘人而言官劾

統統暴卒 曾銑巡劾仇鸞總罪既而俺荅掠遼

西嚴嵩相誣奏銑開邊啟釁夏言相附會誤國詔

殺銑奪言爵銑力請恢復河套言力主其議未幾

嵩怨言鸞怨銑遂因銑以傾言

並殺言

言頗驕嵩百計陷之言始無子妾有孕蘇夫人嫁之言死迎妾所生子歸

沈

鍊

歷効嚴嵩謫鍊保安

鍊在保安嘗爲木偶人一李林甫一秦檜一嚴嵩時

時發三矢射之嵩聞大恨後嚴世蕃誣殺鍊

楊繼盛

負外効仇鸞結俺

荅開馬市詔貶繼盛狄道縣典史已而俺荅入寇

乃罷馬市鸞伏誅陞繼盛武選司繼盛復効嚴嵩

十罪五姦詔杖繼盛一百未幾殺繼盛繼盛之杖

也有遺蚪蛇膽者曰服此可禦杖繼盛笑曰吾自

有膽也繼盛妻張氏上疏請代夫死爲嵩所持不

得上繼盛詣朝審口吟云風吹柳銷滿城香簇簇

鑑撮卷四

明

冥

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

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從來歸

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

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海賊犯江

浙命趙文華

侍郎

祭告海神文華嚴嵩心腹也所至

索賄比海賊禁掠尤酷

鄒應龍

御史

効嚴世蕃

嵩

千戶世蕃子

嚴鴻

舍人世蕃子

嚴年

世蕃家奴

羅龍文

世蕃

門

等不法因言嵩父子濟惡詔嵩致仕

未幾寄食故舊家而

死世蕃發雷州衛充軍鴻等邊遠充軍年錮獄

追賊年卽士大夫所稱萼山先生者也世蕃未至

雷州而返林潤御史劾之詔斬世蕃籍嵩家其黨萬

案大理卿袁應樞副使鄆懋卿侍郎俱充軍海瑞主事疏

言朝政日弛立修修謬妄詔杖六十

### 穆宗

名載坫世宗子改元隆慶在位六年壽三十六歲

徐階相等奏罷提督團營太監帝以戚繼光

為薊鎮總兵高拱相疏言兵乃專門之學預養

人材當自兵部始又言邊臣有功宜加以不測之

### 鑑撮卷四

明

夏

恩王宗沐總兵請復海運從之

### 神宗

名翊鈞穆宗子改元萬歷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

八歲張居正相進帝鑑圖說疏曰人求多聞事

必師古謹呈帝鑑圖說善惡並陳勸懲聿著譬諸

薰蕕異路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庶

幾稽古驗今因人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

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帝出乾清宮見一男

子衣蟒趨走張皇侍衛執之袖有佩刀太監馮保

鞫問何人曰三屯營兵王大臣保請下大臣東廠  
究問隨令家僕辛儒教之曰但言自閣老高拱處  
來欲陰行刺上獄遂具已而揚博尙書葛守禮都御史

共詣張居正力保拱無他居正言于上命馮保葛

守禮朱希孝都督會勘希孝使校尉密詢大臣何自

來曰自馮保來語盡出保口校尉曰汝若吐實可

免罪及會勘加大臣刑大臣曰初許我富貴何刑

也保問誰主使大臣曰爾使我保問爾言高相國

何也曰爾教我言希孝問蟒刀何來大臣言馮家

鑑撮卷四

明

稟

僕辛儒所給保懼遂罷審既而大臣論斬拱得白

此馮保謀害高拱也野史以誣居正謬矣張居正等進郊禮圖考疏

言天地之祭宜遵高皇帝舊典定合祭之制歲以

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夫合祀天地舉

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

事之節也為屋而祭行之便也先是壇而不屋張居正

父喪訃至屢乞終制不允吳中行等劾居正忘親

帝怒子杖遣戍居正之功後代罕觀帝實不能離吳中行等何為者也居正

歸治喪帝曰先生雖行不可忘朕會遼東告捷帝

遣使馳報趣裝還朝 時河決崔鎮等處居正等

薦潘季馴都御往治季馴築隄建閘踰年告成

帝謂張居正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對曰此地荒

多熟少元末之亂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加

賑濟以安民生 居正卒羊可弘御追論居正罪

詔籍其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其子敬修自縊死潘季

馴奏居正有八旬老母衣食不周詔有司保全之

初帝在經筵讀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居正厲聲曰當作勃帝由是憚之居正蒙禍人比之霍氏驂乘

申時行相等疏言連日以來陰陽失調伏奉諭

鑑撮卷四

明

五

旨務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實請略

陳今日之急務一曰緩催徵以蘇民困一曰省刑

獄以保民命一曰省文告以覈職業一曰信詔令

以修政事一曰節用以挽末俗之敝尤望皇上以

身率先儉如夏禹樸如漢文 海瑞卒于官檢篋

中僅十五金 帝在毓德宮召申時行等至西室

時行等進云近來聖體常欲靜攝臣等久不瞻仰

天顏但一月間或三四次臨朝亦足慰羣情之望

也 兵部言邊務久廢請于九邊各差科臣一員

閱視從之

遼東之失本此

朝鮮與遼接壤日本倭擁師

入朝鮮朝鮮危急詔援之既而石星

尙書

聽無賴游

客沈惟敬款貢之議倭去隨復犯乃復命劉綎

都督

討之惟敬伏誅

播州宣慰使陽應龍反劉綎討

平之

王錫爵

相

疏言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

宜先勘覈宜審勤批答以示聖斷平喜怒以調羣

情御朝講以親庶務

時彗星近紫微垣帝出手

書略曰彗星之變實屬非常頻年以來民窮財盡

雖由供億煩費亦因有司貪漁其或以煩擾爲精

鑑撮卷四

明

三

采以刻厲爲風裁狡猾者市直以文姦闖茸者偷

安而苟祿而撫按官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捷給鑽

刺者登薦章悃幅無華者列下考勸懲倒置吏治

何由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有

司稱職爲撫按官之賢否有災地方亟宜踏勘議

賑毋許苟且

帝之手書其言則是

帝覽河南饑民圖鄭貴

妃侍側見之惻然出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益

以內帑五千

王錫爵乞歸臨行陳數事一宜戒

怒天子怒匹夫聖人怒愚人怒之無益望皇上怒

發能制怒後不遷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近來每遇廟享以大臣恭代萬無可感格之理望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一日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以虛實爲是非以是非爲賞罰則道聽塗說者詘老成長慮者進一章奏畱中與久不御朝使人相疑相伺于影暗之中其害甚大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亟宜愛惜一方今最苦乏財多方求利害必參半畢竟節用較

鑑撮卷四

明

臺

爲穩著一今天下爭談兵臣以爲不在募兵而在練兵一令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重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以筆舌侮弄之使邊臣不畏敵而畏議論人人灰心解體邊事愈不可爲

此條九痛切能延弼之殺以此明之亡以此

沈一貫入相孫丕揚

都御

史

鄒元標

都御

趙南星

尙書

等與政府相抗時顧憲

成

郎中

講學東林元標等附之是爲東林黨議之始

而一貫等遂立浙黨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帝詔開礦礦使之害徧天下

李三才

巡撫

疏言礦

稅繁興萬民失業征權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  
密如牛毛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如此景象天  
下安有不亂者 富商吳時修獻銀四十萬兩詔  
官其子爲中書舍人 張文達給事奏妖士李贄所  
撰藏書惑世誣民詔逮繫獄贄自經死 楚王華

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華越奏王非恭王子郭正

域侍郎以爲非勘不明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時正

域右宗人而姚文尉給事疏言正域構陷王已而帝

以王爲眞罷正域官 時東宮已立忽有投匿名

鑑撮卷四

明

臺

文書于各署者大約言鄭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

憂危竝議於是捕妖書甚急沈一貫以楚獄事恨

郭正域喉錢夢臯給事等直指爲正域所造捕捉多

人偏辱不堪皇太子遣內監語一貫曰先生輩容

我乞全郭侍郎正域爲太子講官知其清直李化龍總督郭子

章撫巡等以平播功進爵有差 趙世卿尙書言礦稅

貂璫隨帶多人掘墳墓姦子女成何世界 南京

九卿等揭帖皆稱時雨連綿衢市盡成長河魚鼈

遊于人家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葉向高和疏

言邊事危急而請餉不給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  
有如戎馬一至誰爲皇上守此者 時刑部缺員

請旨推補日久未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

米無措皆令鋪戶包賠 各省鄉試主考官閣臣

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命始下塲期皆誤 王日乾

百告孔學百等謀害皇帝及東宮擁立福王帝震

駭葉向高請勿問旣而御史以他事斃諸姦于獄

葉向高疏言近日藩籬未破攻擊不休非但不

廣抑亦不祥古人居廊廟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

鑑撮卷四

明

臺

之遠則憂其君出處雖異設心則同而門戶一分

猜嫌四起漢唐宋黨人之禍與國運相終始伏望

皇上迅發雷霆之勇俾人心翕服議論自息 卍

詩教給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

林倡于顧憲成于玉立郎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

姦賢姦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關通大內操縱朝

權憲成而在寧願見之 有張差者持棗木棍闖

入東宮打傷內官皇太子奏聞發刑部審問詞連

龐保太劉成太監并侵鄭妃弟鄭國泰帝不欲窮其

事諭將張差龐保劉成處死此外不許波及一人  
是時有齊楚浙黨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因  
爲大東小東之說以東宮爲大東東林爲小東帝  
已三十年不御朝惟此諸人久居要地時有當關  
虎豹之目擢熊廷弼經略遼東帝疾大漸皇  
太子不得入楊漣給事左光斗御史語王安東宮內侍曰上  
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主上意也安素忠直東宮  
多賴其調護

光宗

鑑撮卷四

明

壽

名常洛神宗子改元泰昌在位僅一月壽三十九  
歲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晝夜三四  
十起楊漣劾文昇用藥之誤帝召諸臣入諭以國  
事復諭冊封李選侍爲貴妃已而李可灼寺丞進紅  
丸帝服之是夜崩時中外噴噴可灼恐有別情

熹宗

名由校光宗子改元天啟在位七年壽二十四歲  
光宗旣崩李選侍猶在乾清宮左光斗奏請移  
宮選侍乃移居仁壽殿旣而流言日起楊漣因疏

言臣等奏請選侍移宮所以正體統也乃移宮之後竟有捏稱選侍欲自縊者並有稱皇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臣不得不言帝曰登極移宮事極公正楊漣甚忠直著昭示中外以釋羣疑從前選侍威挾朕躬有垂簾聽政之意臣工私于李黨不顧大義并論羣臣知之漣又疏言頃臣發明移宮始末旋荷溫綸之褒臣實不安當時首請御殿者周嘉謨尙書等也臣俯慚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可貪天爲力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杌隉

鑑撮卷四

明

臺

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引分自思亟宜乞休望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帝許之 惠世揚給事

劾方從哲

相

無君當誅

馮三元

御史

疏論熊廷弼

無謀欺君廷弼疏辨因請罷職張修德

御史

復論廷

弼破壞遼陽廷弼疏言自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

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修德奈何矢

口枉舌耶時魏應嘉

給事

等復論廷弼廷弼復疏辨

帝卽令應嘉等往勘楊漣奏請勘事勿遣言官若

使勘者卽言者就令勘得偏眞誰肯心服帝改命

朱童蒙給事往勘童蒙回奏廷弼有揮霍之雄才有

沈毅之雅度擔人之所不能擔忍人之所最不忍

任事纔十餘月而遼陽頽塌之城如新喪膽之人

復定臣入遼陽官民士庶遮道而懇謂數萬生靈

皆廷弼一人之所畱是其精力在於此其得謗亦

在於此也言官得之風聞臚列入告廷弼盛氣相

加屢疏致辨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

也及帝復起廷弼爲經略廷弼爲王化貞巡撫所牽

鑑撮卷四

明

纂

制無所措其手足於是化貞逮問而廷弼亦聽勘

鄒元標等會審謂廷弼與化貞俱應斬而顧秉謙

相與魏忠賢太監俱亟欲殺廷弼廷弼遂不免廷弼舉鄉

試第一成進士廷弼之殺也汪文言舍爲廷弼求緩決許

忠賢四萬金旣而不與時忠賢欲殺楊漣左光斗

諸人遂誣文言求脫廷弼罪徧賂漣等於是按名

追贓諸人備受楚毒血肉狼藉已而斃漣光斗魏

大中給事于獄周朝瑞少卿袁化中御史顧大章副使俱死

世稱六君子方廷弼之朝審也喬允升尙書欲從輕議大

中持不可

君子之累也廷弼死而大中亦死矣

初漣疏忠賢二十四

大罪忠賢深憾之

李實

監

誣奏周起元巡撫託名

道學與周宗建

御

繆昌期

論

周順昌

員

外高攀龍都御

史李應昇

御

黃尊素

史

親密大肆貪婪遂俱逮問

皆斃于獄

順昌削籍被逮鄉人素德順昌捕騎至顏佩韋等倡眾擊之其後顏佩韋等五

人皆斬葬於蘇州

虎工旁號五人墓

初魏忠賢夤緣入宮與帝乳

母客氏通忠賢嫉王安剛正遂與客氏謀殺安時

侯震陽疏言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

出猶可言也出而復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煬竈

鑑撮卷四

明

臺

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姦趙嬈寵而搆曹

節王甫之禍可為寒心帝不納忠賢開內操設萬

人哀甲出入王俊

內監

試銃帝前銃炸帝幾危馮貴

人勸帝罷內操客魏矯旨賜死既而帝賜忠賢印

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時崔

呈秀

侍

附忠賢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璽錄葉向

高韓爌

相

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等又進同

志錄黃尊素李應昇等又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

秉謙魏廣微

相

等於時各省巡撫建忠賢生祠祝

釐崇報稱九千歲其祝讚有云堯天魏蕩帝德難  
名又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  
月以長明監生陸萬齡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  
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是時風節半  
出東林小人  
無思乃  
至此乎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尊方議舉行會  
帝崩而止又江西建祠袁周程三賢祠益其地且  
鬻澹臺滅明祠碎其像比疏至懷宗已登極且閱  
且笑海寇鄭芝龍蔭子馬等人犯銅山寨

懷宗

鑑撮卷四

明

夏

名由檢熹宗之弟改元崇禎在位十七年 錢元

愨

主事

上言魏忠賢本梟獍之姿先帝假以事權羣

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如王莽之符命列爵

三等昇及乳臭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植姦黨分

置要津如王行之三窟與珍輦寶藏聚肅寧如董

卓之鄙塢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如曹節王甫之鉤

黨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桓温之壁後置人皇上

待以不死宜勒歸私第 錢嘉徵貢生疏忠賢十罪

帝命內侍讀疏使忠賢聽之忠賢震恐伏地不能

起 魏忠賢伏誅磔其屍

未幾帝又寵太監張彝憲等矣

客氏及

崔呈秀皆伏誅並戮其屍

阮大鍼太常卿

論忠賢

之罪且言三朝要典臣雖與名由忠賢抑勒使然

也毛羽健

御史

劾大鍼黨邪害正大鍼免官

帝曰

先朝分遣內臣協鎮要地一柄兩操甚無謂也其

罷之 帝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魏忠賢客氏

首逆同謀崔呈秀等餘以次定罪

溫體仁

尚書

錢謙益先年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詔削謙益籍

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等率饑民掠富家粟

鑑撮卷四

明

夏

有司捕之急遂羣聚為盜李自成張獻忠從之帝

起袁崇煥總督薊遼軍務崇煥邀毛文龍

總兵

觀射

縛而斬之奏聞帝殊駭念文龍已死遂暴其惡以

安崇煥心既而下崇煥獄磔於市以朝士論崇煥

引敵脇和也

鄭三俊

尚書

言皇上宜保聖躬以安

天下凡損人神明者憂勞為甚嗜慾次之益人智

慮者師友為貴載籍次之

大清太宗皇帝親統諸軍入邊會於大凌河城中大困

未幾祖大壽

大將軍

降

帝以洪承疇總督三邊

孔有德反

登州遊擊

有德與耿仲明皆毛文龍帳下卒

也文龍死走入登州孫元化

撫

用爲遊擊至是反

未幾降我

大清尙可喜

廣麗島副將

遣人齎書詣瀋陽納款我

朝以爲總兵

范淑泰

給事

陳時政一日臣工懷苟且之

思主勢孤也一日生財有道今日設處明日捐助

祇增金銀之聲價大小臣工且而廟朝夕而狂狴

殊汙聖世之衣冠國體卑也一日自臣下不能副

君上之求致君上漸有疑臣下之意宸斷偏也一

鑑撮卷四

明

稟

曰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內外因循安思規避臣

節偷也

盧象昇

總督

抵昌平力戰而死

帝命楊

嗣昌督師討賊賜之以詩

詩曰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

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既而嗣昌聞襄王福王遇害憂憤

而卒

是時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

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宮府

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

云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

之恨讀之者扼腕

帝諭諸勳戚大璫求助餉周

奎嘉定伯謝無有王之心太監最富僅獻萬金後賊拷

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賊薄

寧武關周遇吉總兵悉力拒守已而兵敗闔室自焚

李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帝

詔徵天下兵勤王或請南遷帝怒曰國家至此無

一忠臣義士為朕分憂而所謀乃若是國君死社

稷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因召諸臣問方略或言當

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帝默然既而歎曰朕非亡

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李自成抵京師內

鑑撮卷四

明

臺

城陷帝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命以太

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家周后至撫太子二王慟

甚帝命之出周后自經帝召公主至曰爾何生我

家揮刃斷左臂手慄而止尙衣監何新送公主至國丈府未幾抱恨而死

遂登萬歲山壽皇亭自經太監王承恩對縊先

是杜勳太監降賊入城報賊勢復出語王則堯內臣曰

吾輩富貴自在也賊入京恣意拷掠搶奪惟奉李

自成令不敢入殉節諸臣之家我

大清攝政王因吳三桂遼東總兵乞師遂入京崇懷宗帝后

諡號 李自成陝西人也崇禎初秦中疊饑會四方勤王兵潰因與饑民合勢嘯聚山澤其賊首有滿天星闖塌天過天星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橫天一字王等號不可勝數蹂躪直省無虛日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夫與父而淫其妻女者有裸孕婦於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驗之爲戲者有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此不忍聞也况忍見耶自成初入不沾泥黨洪承疇擊破之會河南饑饉民多附之舉人牛金星亦往投焉

鑑撮卷四

明

臺

有卜者進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喜遂率衆攻永寧殺萬安王入洛陽焚福王府執福王置酒大會以王爲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尋陷西安秦王遇害遂稱王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由昌平陷京師自成入承天門關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天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投弓而笑時有官民勸進其表文有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大喜檄召百官朝

賀陞御座輒目眩頭暈自成之陷昌平也朝廷飛檄趣吳三桂入關比入關京師已陷三桂乞師我朝而後長驅以入自成急脅三桂父驥作書招三桂三桂致書絕父自成盡戮驥家三十八口三桂誓殺賊大敗賊于一片石自成狼狽還京誅諸勳戚率衆西行太子二王挾之而去

大清定鼎自成兵敗後過通城羅公山邨人殺之

或曰自成

在黔陽邨民殺之

先是陝撫汪喬年發自成祖墓燈火熒

熒內一金蛇見日而飛喬年斬之相傳其穴爲仙

鑑撮卷四

明

臺

人所定壙中置鐵燈火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及滅果敗數也張獻忠亦陝西人也號八大王初由河南掠江北尋入楚與羣盜羅汝才合遂入蜀又出走襄陽焚襄王府執王殺之獻忠拔鄖西左良玉將軍擊之獻忠乃東馳焚皇陵樓殿斫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將百姓盡斷一臂男左女右并聚嬰兒百千環薪焚之聽其哀號以爲笑樂尋復入楚破漢陽直逼武昌執楚王掠宮中金數百萬初三司長史貸王金贍軍王不應至

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賊以篋輿籠王沈之西湖

賀逢聖

相

闔門殉難獻忠屠戮士民數百萬浮尸

蔽江而下踰月江上人脂厚累寸武昌魚幾不可

食獻忠據王府全楚俱陷拆桂王府至長沙造偽

殿又遣將分陷江西已而入蜀破重慶瑞王合宮

被難時雷雨晦冥獻忠仰面詬曰我殺人何與天

事用大砲向天叢繫俄而天霽每朝會拜伏呼焚

數十髮所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獻忠進陷成

都蜀王率宮眷沒于井獻忠卽僞位國號大西僭

鑑撮卷四

明

嘉

元大順設官分職以樊某爲狀元自爲一文歷評

古帝王以項羽爲最謂之御製萬言策獻忠惡文

人姦詐貪汙及迂腐偏見者大索全蜀紳士至成

都皆磔之又懸榜試士遠近爭赴至則以兵擊之

凡二萬二千三百人皆挾策而死棄筆墨若邱冢

獻忠之仇視川人也屠戮幾盡會我

大清兵至漢中斬獻忠于順慶之金山鋪

京師旣陷

懷宗兄由崧居南京一年時左良玉傳檄討馬士

英未幾卒旣而揚州城陷史可法自殺有百川橋

下乞兒赴水死乞兒題詩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  
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畱在卑田院乞丐羞存  
命一條聿鍵居福州一年時黃道周圖恢復不遂  
阮大鍼投崖死上英等伏誅由榔居廣州遁入緬  
甸尋遇害瞿式耜張同做俱死

鑑撮卷四

明

書



金...  
...

